中國文學精華

唐文評註讀本

下冊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唐文評註讀本 卷二

贈序

送劼赴太學序

王勃 字子安，絳州龍門人。隋王通之諸孫。六歲善文詞。父爲交阯令，勃往省覲，道過南昌，會都督閻公，宴客於滕王閣。勃即席作序，閻公歎爲天才。後渡海溺死，年二十九。勃每爲文，先磨墨，引被而臥。及寤，援筆書之，時人謂之腹藁。著有王子安集十六卷。

今之游太學者多矣；咸一切欲速，百端進取。故夫膚受末學者，因利乘便；經明行修者，華存實爽；至於振骨鯁之風標，服賢聖之言，懷遠大之舉，蓋有之矣，未之見也。可以深慕哉！且吾家以儒輔仁，述作存者八代矣，未有不久於其道而求苟出者也。故能立經陳訓，刪書定禮，揚魁梧之風，樹清白之業，使吾徒子孫有所

取也。大雅不云：『無念爾祖；』易不云：『幹父之蠱；』書不云：『惟孝友于；』詩不云：『不如友生。』四者備矣。加之執德弘，信道篤；心則口誦，廢食忘寢；渙然有所成，望然有所伏。然後可以託教義，編人倫，彰風聲，議出處。若意不感慨行不卓絕；輕進苟動，見利忘義，雖上一階，履半級，流矣。

吾被服家業，靄濡庭訓，切磋琢磨，戰兢惕厲者二十餘載矣。幸以薄技，獲竊古玄戎役，嘗恥道未成而受祿，恨不得如古君子四十强而仕也。而房族多孤，飢諸延粥不繼；逼父兄之命，覩饑寒之切；解巾捧檄，扶老攜幼，今既至於斯矣。不蠶而衣，不耕而食，吾何德以當哉？至於竭小人之心，申猶子之道，飲食衣服，晨昏左右，庶幾乎令汝無反顧憂也。

行矣自愛！游必有方，離別咫尺，未足心，盍各賦詩，敘離道意云爾。

有行者，孰就揚名之業？邊豆有踐，菽水盡耿耿。嗟乎！不有居者，誰展色養之心？不

8664
30
v.2

裴行儉嘗病四傑爲輕薄，故有士先器識而後文藝之言。今觀此文，何嘗不重器識耶？惜哉子安，特不幸而夭耳！永其年，其樹立詎行儉比哉？

【註釋】【太學】（唐書選舉志）太學生五百人，以五品以上子孫職事官五品期親若三品曾孫，及勳官三品以上有封之子爲之。【屑受末學】喻所受所學者之淺少也。【骨鯁】正直也。（後漢來歙傳）大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述作存者八代矣】（杜洽文中子序）玄則，字房法，卽文中子王通六代祖也。仕宋，歷太僕國子博士，究道德，考經籍，江左號王先生。先生生煥，煥生虬，虬生彥，彥生傑，傑生隆，卽通父也。益以勃父福時，爲八代。【立經陳訓刪書定禮】王通既卒，門弟子數百人會議曰：夫子生當天下亂，莫予宗之。故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聖人之大旨，天下之能事畢矣。仲尼既沒，文不在茲乎！（按）此節見同上。【無念爾祖】（詩大雅）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按）無念、念也。【幹父之蠱】句見（易蠱卦）（註）幹父之事，能承先軌。堪其任者也。【惟孝友于】（書經君陳篇）唯孝友于兄弟。（按）善兄弟曰友。【不如友生】（詩小雅）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此言雖爲兄弟，且如朋友之互相琢磨也。【渙然句】（易正義）渙、盛也。又渙爛，文章貌。【望然句】（孟子公孫丑章）望望然去之。（趙岐註）慚恧之貌也。伏、屈服也。（按）句言：立已既正，則邪者見而慚恧，爲所屈伏也。【敎義】名敎之義，言可以身受敎義之寄託。【幸以薄技二句】唐制：民年二十爲兵，六十而免。新唐書載勃於麟德初，對策高第，年未及冠，授朝散郎。沛王聞其名，召署府修撰，既補虢州參軍。（按）此文當是在沛王府時所作。蓋年雖過二十，而既已入仕，得蠲除兵役也。【編】有組織相成之意。【風聲】（書經畢命）彰善癉惡，樹之風聲。（註）立其善風，揚其善聲。

贈序　送劼赴太學序

國家圖書館
002573136

【四十强而仕】(禮曲禮)四十曰强而仕。【餟粥】餟、同饘。(禮記喪服疏)厚曰饘，希曰粥。【解巾捧檄】謂就仕也。幅巾爲隱居之服，故出仕曰解巾。(後漢書)毛義家貧而孝。府檄至，以義爲安陽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猶今之委任狀。(後漢書)不得已解巾之郡。檄、官符也，貌。【色養】以愉悅之顏色，孝養父母也。【猶子】(禮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晉書潘岳傳)膝下色養。【遊必有方】(論語)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耿耿】不忘國，故禮器踐然行列，有次序也。【蒭豆有踐】句見(詩豳風)踐、行列貌，言周公以禮治

送從姪崙遊廬山序

廬山在江西星子縣西北，九江縣南，古名南障山，一名匡山，總名匡廬。朱子以爲即禹貢之敷淺原。崙、音端。

【菽水盡心】(禮記檀弓)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

李　白

余小時，大人令誦子虛賦，私心慕之。及長，上聲南遊雲夢，覽七澤之壯觀，酒隱安陸，蹉跎十年。

初嘉興季父，謫長沙西還，時余拜見，預飲林下。崙乃稚子，嬉遊在傍，今來有成，鬱負秀氣；吾衰久矣！見爾慰心，申悲道舊，破涕爲笑。方告我遠涉，西登香鑪，長

山橫蹙，九江卻轉瀑布天落，半與銀河爭流，騰虹奔電，濺（濺）射萬壑，此宇宙之奇詭也。其上有方湖石井，不可得而窺焉。羨君此行，撫鶴長嘯。恨丹液未就，白龍來遲；使秦人著鞭，先往桃花之水。孤負夙願，慙未歸於名山；終期後來，攜手五嶽。情以送遠，詩寧闕乎！

此似不經意之作，而筆端自有奇氣繚繞，令人不厭百回讀。

【註釋】【子虛賦六句】見李白上安州裴長史書。【季父】（按）李陽冰爲李白族叔；陽冰當塗令，太白有獻從叔當塗宰陽冰（詩。文中所指，未知是否？【長沙】唐縣名，屬江南道潭州，今湖南長沙縣治。【香鑪】（太平寰宇記）香鑪峰在廬山西北，其峰尖圓，煙雲聚散，如博山香鑪之狀。【長山】疑即長嶺，在九江縣東。【九江】謂潯陽江。江自潯陽分爲九道，故曰九江，在九江縣西北。【瀑布】（周景式廬山記）白水在黃龍南數里，即瀑布水也，土人謂之白水湖。其水出山腹，掛流三四百丈，飛湍於林峰之表，望之若懸素，注水處石悉成井，其深不測也。【銀河】即天河。【方湖石井】（遠法師遊廬山記）傳聞有石井方湖，中有赤鱗涌出，野人不能敘，直歎其奇而已。【丹液】（漢武內傳）其次藥有九丹金液，服之，白日升天，此飛仙之所服，非地仙之所見也。（楊炯詩）方士燒丹液，眞人泛玉杯。【白龍】（列仙傳）陵陽子明好釣，於溪得白龍，放之。後得白魚，腹中有書，教子明服食，遂採五石脂服之三年，白龍來迎，止陵陽山。【著鞭】（晉書劉琨傳）琨少負志氣，與祖逖爲友。逖被用，與親故書曰：

「吾枕戈待旦，常恐祖生先吾著鞭。」其意氣相期如此。【桃花之水】晉陶潛有（桃花源記。）言武陵漁人，入桃花林，遇秦時避亂者，後迷其處。【五嶽】山高而尊者曰嶽。唐虞四嶽，至周始有五嶽。五嶽者：河南華，河西嵩，河東岱，河北恆，江南衡也。

暮春江夏送張承祖監丞之東都序

唐文粹作送張承祖之東都序。（按）江夏縣，唐屬江南道鄂州，今湖北武昌縣治。

李白

吁咄哉！僕書室坐愁，亦已久矣。每思欲遐登蓬萊，極目四海，手弄白日，頂摩青穹，揮斥幽憤，不可得也。而金骨未變，玉顏已緇；何嘗不捫松傷心，撫鶴歎息？誤學書劍，薄遊人間，紫禁九重，碧山萬里，有才無命，甘於後時。劉表不用於禰衡，暫來江夏；賀循喜逢於張翰，且樂洛船中。

遇達人張侯，——大雅君子，——統泛舟之役，在清川之湄；談玄賦詩，連興數月；醉盡花柳，賞窮江山。王命有程，告以于邁，煙景之色，慘為愁容；繫飛帆於牢

天，汎滎水於遙海。欲去不去，更開芳樽，樂雖寘中，趣逸天外，平生酣暢，未若此時。至於清談浩歌，雄筆麗藻，笑飲醁酒，酒，酬酢揮素琴，余實不愧於古人也。

揚袂遠別，何時歸來？想洛陽之秋風，將鱠魚以相待。詩可贈遠，無乃闕乎！意致灑落，詞旨秀發，似不食人間烟火者。

【註釋】【遐】遠也。【蓬萊】（史記封禪書）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在渤海中，諸仙人及不死藥在焉。【青穹】天也。穹、高大貌。【金骨未變】（吳筠步虛詞）自非挺金骨，焉得諧夙願！（李白感興詩）西山玉童子，使我鍊金骨。【玉顏已緇】玉顏、謂容顏白皙也。（宋玉賦）貌豐盈以莊姝兮，苞溫潤之玉顏。緇、黑色也。【書劍】（史記項羽本紀）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紫禁九重】天子之居也。【碧山】似指蜀言。【劉表二句】（後漢書禰衡傳）劉表及荊州士大夫，先服衡才名，甚賓禮之；後侮慢於表，表恥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投之；後見殺。（按）文引禰衡以自況，妙在切地；下以張翰況承祖，更妙在切姓也。【賀循二句】（晉書張翰傳）會稽賀循，赴命入洛，經吳閶門，於船中彈琴；翰初不相識，乃就循言談，便大相欽悅。【泛舟之役】（左僖）秦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泛舟之役。（按）文中引此，意張此行，乃爲漕運事。【淄】水濱也。【玄】清淨之道。【程】期限也。【于邁】遠行也。（詩魯頌）從公于邁。【雄筆麗藻】（郭璞爾雅序）英儒贍聞之士，洪筆麗藻之客。疏曰：「洪、大也，藻、水藻也，」以喻人之文章。【洛陽秋風兩句】（晉書張翰傳）翰字季鷹，吳人。至洛陽，齊王冏辟爲大司馬東曹掾，見秋風起，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遂命駕歸。

送王及之容州序

容州，唐屬嶺南道，治今廣西容縣。

乾元初，漫叟浪家於瀼（讓）溪之濱，以耕釣自全而已。九江之人，未相喜愛，其意似懼叟衣食之不足耳；叟亦不促促而從之。

有王及者、異夫鄉人焉。以文學相求，不以羈旅見懼；以相安爲意，不以可否自擇；及於叟也，如是之多。叟在春（音椿）陵。及能相從游，歲餘而去；將行，規之曰：『叟及者也，無惑叟言！及方壯，可强（上聲）藝業，勿以遊方爲意。人生若不能師表朝廷，即當老死山谷。彼區區於財貨之末，局局於權勢之門，縱得鐘鼎，亦胡顏受納？行矣自愛！』

耿容州、歡於叟者。及到容州，爲叟謝主人。聞幕府野次久矣，正宜收擇謀夫，

引信才士，有如及也，能收引乎？二三子賦送遠之什，以系此云。

元王交誼，自異尋常；臨別贈言，相勗以正，非泛泛作送行序者。

【註釋】【乾元】唐肅宗年號。【浪家】浪字含有不擇而居之義。【瀼溪】在江西瑞昌縣治。【相安二句】上句言待己之優，下句言信己之甚，意其時結方鎋旅，及以東道主自居，故下云及於叟也，如是之多。蓋結自謂受賜者多也，與上文衣食不足云云相連貫。【春陵】隋郡名，治今湖北棗陽縣。【壯】（禮曲禮）三十曰壯。【耿容州】當是容州刺史。【幕府野次】師止曰次，時當行兵，故幕府在不遠；遊遊必有方。（按）文引此，意及父母尚存也。【促促】近密也。【以野也。【遊方】（論語）父母在，

送董邵南序

邵南，壽州安豐人。舉進士，不得志。時河北諸鎮，自天寶後，不稟朝命，每自辟士。邵南欲往依之。

韓愈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

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

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上聲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

吾因之有所感矣。爲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爲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不及二百字，却有無數意思，無數波折，冷絕雋絕。

【註釋】【燕】今遼寧河北及朝鮮北部，爲古燕地。【趙】今河北南部及山西北部，爲古趙地。【望諸君】樂毅爲燕昭伐齊，下齊七十餘城。昭王薨，惠王立，齊田單用計間之。惠王使騎劫代毅，毅逃奔趙，趙封爲望諸君。（史記）有傳。【屠狗】荆軻至燕，友燕市屠狗者高漸離。事詳（史記刺客列傳）

送高閑上人序

高閑上人，烏程人，善書。

韓愈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丸，秋之於弈，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徙業者，皆不造（去聲）其堂，不嚌（才詣切）其胾（資四切）者也。

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伎，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鬬，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

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爲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炎於中，利欲鬬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

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爲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

所嗜。泊與淡相遭，頹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伎能，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文亦可喜可愕。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入後泊淡云云，正見先生一生闢佛本旨。

【註釋】【膠】執滯也。【養叔】即養由基也，以善射名，春秋楚莊王時人。【庖丁】（莊子養生篇）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文惠君曰：『嘻，善哉，技蓋至於此乎！』【師曠】字子野，春秋晉人，爲平公樂師，善聽音。【扁鵲】姓秦，名越人，春秋時人，善醫。（史記有傳。【僚】楚勇士，善弄丸。（莊子徐無鬼）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秋】古之善弈者。（孟子）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伯倫】劉伶字，晉人，善飲酒。（晉書）有傳。【嚌】嘗也。【截】大肉也。【張旭】唐時吳人，字伯高，善草書，世稱張顛。【錙銖】（說文）十黍爲累，十累爲銖，八銖爲錙。【一死生】視死生若一也。【解外膠】膠者，黏附之物，此言解脫身外黏附之物也，如名利等是。【得無象之句】此之字，指上頹墮十字言。【浮屠】指佛教言。

送區册序

區册，南海人。喜讀書，操持雅飭。貞元中，愈以直言貶陽山令，册往見，及歸，愈爲文送之。

韓　愈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邱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劍戟，舟舶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間，小吏十餘家，皆鳥言夷面；始至，言語不通，畫地爲字，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遊從之士，無所爲而至。

愈待罪於斯，且半歲矣。有區生者，誓言相好，去聲自南海挈女加切而來，升自賓階，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跫跫然而喜矣。』況如斯人者，豈易去聲得哉？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也。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貧賤也。

歲之初吉，歸拜其親。酒壺既傾，序以識志別。

風神秀逸，是昌黎集中另自一種文字。

【註釋】【陽山】唐縣名，屬嶺南道連州，今廣東陽山縣。【邱陵】小阜曰邱，大阜曰陵。阜、土山也。【虞】防也。【廉利】廉、棱角也，言石有蠶出如棱角者。利、鋒銳也。【鳥言夷面】蠻人言語侏儒，如鳥鳴聲也。夷面、謂面目獰怪。【南海】唐縣名，屬

嶺南道廣州，今廣東南海縣。【拏舟】拏、同拿。（莊子漁父篇）丈拏而引其船。按（說文）拏、持也。【賓階】東階也，古者賓上自東階。【逃空虛者三句】見（莊子徐無鬼）跫然，喜貌。【跫】蔭也。【磯】淺水中之石可登踐者。

送薛存義序

柳宗元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於俎，崇酒於觴，追而送之江之滸，飲食之，且告曰：凡吏於上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於上者，出其什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者，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於理者，得不恐而畏乎？

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

詐暴憎，其爲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去聲考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民役非役民云云，爲今日公僕確實註脚；勢不同而理同，是良心上語。衰衰諸公其聽之！

【註釋】【俎】祭享之器。【崇酒】（儀禮鄉飲酒禮）崇酒（注）崇、充也。【澖】岸上平地，去水稍遠者，曰澖。【假令】假、暫時攝理也。【零陵】縣名，屬江南道永州，今湖南零陵縣治。【考績幽明】（虞書舜典）三考，黜陟幽明（註）三年有成，故以考功，九歲則能幽明有別，黜退其幽者，升進其明者。

送孫生序

浮屠之法，入中國六百年，天下胥乃化。其所崇奉，乃公卿大夫，野益荒，人益饑，教益頹，天下將蕪而始渾然自上下安之，若性命固然也。

孫生、天與之學，獨曉然於厚夜，聰然於大醉，發憤著書，攻而指斥之，其詞敝委敝，痛入肝血，乃忘力之不足，以死爲斷去聲，庶幾萬一悟主救人者。嗚呼！不得古人而與之，必也生乎。遂除肉刑，一女言也；能移高山，一翁願也。彼髡坤褐易雖翳地，其無足憂乎！西江之涯，値生，盡出其說以爲贄而見余。余既悲而異之，乃約其言。潔淨精微，韓柳外別樹一幟。

【註釋】【胥】語辭。【渾然】無知覺貌。【厚夜】猶長夜也。【聰然句】即衆醉獨醒之意。【敝敝】（漢書枚乘傳）其文敝敝，（注）敝敝、猶言屈曲也。【遂除肉刑】（漢書刑法志）淳于意當刑，少女緹縈上書，願入身爲官婢，以贖父刑。（漢文帝悲其意爲除肉刑。【能移高山】（列子）北山愚公年九十，欲平太行王屋二山。或笑之，公曰：『我死有子，子又生孫，孫又生子；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帝感其誠，使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髡褐翳地】髡、翳髮也。褐、毛布衣也。翳、蔽也。此言釋子之多也。

送簡師序

鳳羽而麟毛，鳥與獸也；經傳以比聖人，豈非以其心不以其形者耶？師雖佛其名，而儒其行；雖夷狄其衣服，而仁義其心；雖未齒於士，與麟鳳類矣；不猶愈於冠朝冠，服朝服，惑溺於淫怪之說，以斁妏倫者耶？嗚呼！師、吾獨賢也。

刑部侍郎昌黎韓愈、既貶於潮，浮屠之徒，懽快以抃。師獨憤起，訪予求敍，行以資適潮，不顧虵山鰐水萬里之險毒，若將朝得進拜而夕死可者。嗚呼！悲夫！吾紲，不得侶師以馳。浮屠氏亦有奇人，此序爲不虛矣。

【註釋】【斁彝倫】（書洪範）棄倫攸斁。斁、壞也。彝、常也。故云。【抃】兩手相擊也。【吾紲】言吾因事羈紲也。【侶】伴也。

【潮】唐州名，屬嶺南道治，今廣東潮安縣。【虵山】嶺南多虵，

別前岐山令鄒君序

岐山，唐屬關內道鳳翔府，即今陝西岐山縣。

昔者、亞之西游，過岐山，而令秩始謝。余將就給食，人曰：『故人厚禮，何不往舍也？』

時方暑，既見，解帶坐。令衣弊縕（音增）短衣，使兒孫姪捧案，前賓而請曰：『聞令家無女使賤走，賓客食，必夫人親治之，誠厚士勤矣。且賓之來者，無賢不肖，皆卽混然齊飽。是愚爲冒矣；而賢者安所愧乎？今願擇之而厚結，如何也？』令曰：『古者侯生亦有言：「人固未易知。」夫士以食而來我者，留於門無繫帶之間，（去聲）尙已爲久矣；焉能待辨而後進乎？亦寧有給之一食，而使其甚愧？固如是，雖賢愚何望哉？』客慚而退。

至今三年，與令遇，未嘗再會食客。今令窮來京師，人無假氣而延於進者。嗟乎！會余與令各有適，故書前事以敍所憤云。

一盛一衰，交情乃見。令固以廣交爲豪者，然能得沈氏一序，未爲失人。

【註釋】【岐山】見詒諸弟祇石命。【秩】官也，時鄒正罷官耳。【余將就給食】言將覓食所也。【繒】帛之總名。【前賓食】謂迎賓使前就食也。【是愚二句】言不當食而食也，愚者亦得食，則賢者安有感一飯之恩，而愧奮以圖報稱乎。【侯生】侯嬴也。（史記范雎傳）侯謂信陵君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無繫帶之間】繫帶需時無幾。間，猶言頃也。【固如是二句】言我固日好客而食之耳，豈有所責望於客哉。答上文是愚二句也。【與令遇二句】言今與令遇，以窮故，不能再會食客也。【人無假氣句】令來京師，即前爲食客之人，今已得志，亦不肯假以意氣而延進之者。

詔令

爲徐敬業以武后臨朝移諸郡縣檄

嗣聖元年，貶柳州司馬。

敬業，勣長孫。少從勣征伐，有勇名，歷太僕少卿，襲英國公。

詔令　爲徐敬業以武后臨朝移諸郡縣檄

駱賓王

僞臨朝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曾以更衣入侍；洎忌乎晚節，穢亂春宮，潛隱先帝之私，陰圖後房之嬖。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踐元后於翬威翟，陷吾君於聚麀憂。加以虺聲去毋；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重任。

嗚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亡。鷰同燕啄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蓼時帝后，識夏庭之遽衰。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冢子；奉先君之成業，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袁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用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內之推心；爰舉義旗，以清妖孽。南連百越，北盡三河；鐵騎成羣，玉軸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江浦黃旗，匡復之功何遠？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沖而南斗平；喑音鳴則山嶽崩頹，叱咤則風雲變色。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

功，何功不克？

公等或家傳漢爵，或地叶協同周親；或膺重寄於話言，或受顧命於宣室；在耳，忠豈忘心？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託？倘能轉禍爲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勳，無廢大君之命。凡諸爵賞，同指山河。若其眷戀窮城，徘徊歧路；坐昧先幾之兆，必貽後至之誅。——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義光日月，筆挾雷霆，事雖未成，已足褫魂奪魄。武氏歎爲才人，致歸咎於宰相不舉，未始非駱丞知己。

【註釋】【下陳】後列也。（唐書后本紀）后年十四，太宗聞其有色，選爲才人。【更衣入侍】更衣、如廁也。言以更衣之便，得入侍也。（論衡）夫更衣之室，可謂臭矣。【潛隱句】太宗崩，武氏及嬪御，皆爲比丘尼，居感業寺。高宗幸寺，見而悅之，復召入宮。潛隱、謂隱匿其曾爲先帝才人之迹也。【嬖】（春秋傳）賤而得幸曰嬖。【入門見嫉】（唐書后妃傳）武才人與皇后及蕭良娣爭寵，誣后與母挾媚道蠱上。帝信之，卽下詔廢皇后及蕭良娣，皆爲庶人。【蛾眉】（詩衞風）螓首蛾眉。（按）蠶蛾觸鬚，細而長曲，故以比美人之眉。【狐媚】如狐之媚人也。（晉書）妖人狐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翬翟】雉羽也。雉之文有時，守死而不犯分。婦德所宜，故古者皇后之衣服，皆畫翬翟之形。按（唐書）永徽六年，高宗廢皇后王氏，立武氏爲皇后。【聚麀】聚、共也。麀、牝獸也。（曲

詔令

爲徐敬業以武后臨朝移諸郡縣檄

體）夫惟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虺蜴】虺、蝮蛇也，全身灰色，有斑點，性最毒。蜴、蜥蜴也，俗名四脚蛇。【殘害忠良】指褚遂良、長孫無忌等。【殺姊屠兄弒君鴆母】后姊爲韓國夫人，兄惟良也。鴆母無考，李義府、許敬忠等。【神器】喻帝位也。【君之愛子】光宗元年二月，慶中宗爲盧陵王，幽之。【賊之宗盟】謂諸武也，后弒君亦甚之詞。【近狎邪僻】后信任垂簾日，諸武並用事。【霍子孟】霍光字子孟，武帝察其忠厚，遺詔輔幼主，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愼，未嘗有過。【朱虛侯】漢宗室劉章，封朱虛侯，與周勃共滅諸呂。（按）以武后喻呂雉，以諸武比諸呂也。【鷙啄皇孫】漢成帝后趙飛燕，於後宮有子者，皆殺之，故有燕啄皇孫之謠。【龍漦帝后】漦、龍所吐沫，龍之精氣也。夏后之衰，二神龍止於庭，乃請其漦藏之櫃。夏亡，莫敢發，周厲王發而觀之，漦流於庭，化爲玄黿，後宮童妾遭之而孕，無夫生子，是爲褒姒。【冢子】嫡長子也。【悲】微子，殷宗室。殷亡，過故鄙而悲，作麥秀歌。周封微子之後於宋，故云宋微子。【袁君山之流涕】袁安字君山，一字邵公。和帝時，竇太后臨朝，竇憲、竇景等，各以外戚專威權。安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咽嗚流涕。【妖孽】猶言災害也。（中庸）國家將亡，必有妖孽。【百越】古者江、浙、閩、粵之地，爲越族所居，謂之百越。【宋微子之興】【三河】（漢書高祖本紀）收三河之士。顏師古注：「河南、河東、河內也。」按：河南爲今河南中部地，河東爲今山西西南部地，河內爲今河南黃河北地。【玉軸句】言車之多也。【紅粟】粟積久則色紅。（史記）太倉之粟，至紅腐不可食。【班聲】車聲也。（後漢書五行志）車班班，入河間。以下四句，均言軍容之盛。【家傳漢爵】指異姓功臣之裔。【地叶周親】指唐之宗室。【顧命】天子之遺詔。書有（顧命）篇。【六尺之孤】指中宗。（論語）可以託六尺之孤。（漢書張釋之傳）愚民取陛下長陵一抔土，抔、謂手掬之。【一抔】指高宗。居、指陵。【大君之命】指高宗。【同指山河】（漢書）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寧，爰及苗

【後至之誅】禹會諸侯，防風氏後至，誅之。

祭鱷魚文

鱷魚，爲爬蟲中之體大而猛惡者，長者至丈餘，口巨齒銳，背有鱗甲，四足，產於熱帶地之河中，常潛伏水邊，攫食動物。愈官潮州時，此魚爲患，因作此文以驅之，相傳一夕徙去。

韓愈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

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同網）罷（麗）獨刃，以除蟲蛇惡物爲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

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者哉？鱷魚其

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

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眡（音心）上（音尚）伀（音凶）眡（音遠）眡，爲民吏羞，以拒爭爲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爲鱷魚眡眡（音旱）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麞（音章）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以偷活於此邪？且承天子命而來爲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聽之！

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倣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堂堂正正，入情入理。相傳鱷魚因此伀徙，雖未可信，然此文下筆，如有神助。何

物鱷魚，安得不退避三舍？

【註釋】【潮州】見皇甫湜送簡師序。【列山澤】山澤布列也。【擢】（正韻）與籍同，刺取鼈蜃也。（莊子則陽）冬則擢於江。籍、音策。【衙推】軍事之屬官。（唐書百官志）節度使、觀察使、團練使，皆有衙推。刺史領使，亦置衙推。【惡谿】韓江經潮安縣東北名惡谿，亦名意谿。【揚州之近地】（禹貢）淮海惟揚州，今江蘇、浙江、福建等地。潮州在南海，故曰近地。【睥】張目貌。【熊】似豕而前足短，後足長，能攀援登樹。【麛】如小鹿而美。【亢】不卑屈也。【伉伉睨睨】伉伉、恐懼貌。睨睨、目定貌。言恐懼而坐視也。

奉宣撰賜太和公主敕書

太和公主，穆宗妹。以長慶元年五月，嫁回鶻崇德可汗。

李德裕

敕：姑遠嫁絕域，二十餘年，跋履險難，備罹屯苦。朕每念於此，良用惘然！

恭惟太皇太后，春秋已高，慈愛深厚，比者望姑朝謁，再紓悲歡；倏已歲暮，寂無音耗。想姑見舊國之城邑，能不銷魂；望漢將之旌旄，必當流涕。今朔風既至，霰雪已零，絕國蕭條，固難久處；旃（諸延切）牆罽（計）幕，何以禦冬？肉飯酪（洛）漿，且非

適口。朕撫臨萬宇，子育羣生，一物未安，終食三歎；況姑累年漂泊，何日忘懷？想姑高明，必是懸鑒。

姑承宗廟之餘慶，爲王室之懿親，先朝割愛降婚，義寧家國。謂回鶻（胡切骨）必能禦侮，安靜邊垣，使邊人子孫，不見兵革；射獵者不敢西向，畏軒轅之臺。今回鶻渾是朕之人，百姓牛羊，亦國家所有，因依漢地，遂致蕃孳。（咨）回鶻託以私讎，恣爲侵掠，每馬首南向，姑得不畏高祖太宗之威靈；欲侵擾邊疆，姑得不思太皇太后之慈愛？爲其國母，足得指揮。若回鶻敢不稟命，則是棄絕姻好，今日以後，不得以姑爲詞。若恃我爲親，以朕此書，諭彼將相，令其知分，更不徇以姑教令，則須便自戢斂，以繼舊歡。想姑塞外祈寒，且無綿纊。（曠）朕每御裘服，則思彼未授衣，豈可因回鶻壽舟張，遂忘親愛？今寄冬衣若干，具在別錄。

感之以情，諭之以理，措詞婉轉之中，不失嚴厲氣象，是謂得體。

傳狀

太學生何蕃傳

韓愈

【註釋】【敕】皇帝詔書也。【跋履二句】【羅】遮也。屯、難也。文宗時，回鶻內亂，饑疫並起，黠戛斯破回鶻，得太和公主，自以孥陵後，與唐同宗，故遣使者達干奉主來歸。回鶻聞之，追擊殺達干，劫主以歸。【舊國】謂回鶻。時回鶻國破，公主飄泊塞外，不得歸，故云。【霰】雪珠也。【旃牆罽幕】旃、與氈通，（漢書西域傳）烏孫公主歌曰：『穹廬爲室兮旃爲牆。』按：匈奴種逐水草而居，故無屋宇，以旃爲牆，以罽爲幕。罽者、織毛爲之，亦氈類。【肉飯酪漿】（烏孫公主歌）有曰：『以肉爲食兮酪爲漿。』酪、馬乳也。【懿親】至親也。（左僖）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卽回紇也，突厥之別種。【回鶻】國名，唐德宗時，回紇可汗請易回紇曰回鶻，言捷鷙猶鶻然。見（唐書）【軒轅之臺】（大荒西經）云：有軒轅臺，射者不敢西嚮射。郭璞註：「惲黃帝之神。」【蕃渾】（舊唐書高適傳）蔣渾及秦隴武士，盛夏五六月，於赤日之中，食倉米飯，且猶不足，欲其勇戰，安可得乎？（王建詩）不向蕃渾奪馬羣。【蕃孳】盛也。【祈寒】祈、同祁，大也，盛也。（書經君牙）冬祁寒。【詩幽風】九月授衣。【譸張】欺誑也。（書經無逸）譸張爲幻。【恤非】恤有以身相從之義。【縗】絰也。【授衣】

太學生何蕃、入太學者廿餘年矣，敢與蕃齒，相與言於助教博士；助教博士以狀申於司業祭酒；司業祭酒撰次蕃之羣行焯（酌）焯者數十餘事，以之升於禮部；而以聞於天子。京師諸生以薦蕃名文說者，不可選紀；公卿大夫知蕃者，比肩立，莫爲禮部；爲禮部者，率蕃所不合者，以是無成功。

蕃、淮南人，父母俱全。初入太學，歲舉一歸，父母止之；其後間二二歲乃一歸，又止之；不歸者五歲矣。蕃、純孝人也，閔親之老，不自克，一日揖諸生，歸養於和州。諸生不能止，乃閉蕃空舍中。於是太學六館之士百餘人，又以蕃之義行，言於司業陽先生城，請諭留蕃。於是太學闕祭酒，會陽先生出道州，不果留。

歐陽詹生言曰：『蕃居太學，諸生不爲非義；葬死者之無歸，哀其孤而字焉，惠之大小，必以力復；斯其所謂仁歟！蕃之力，不任其體；其貌，不任其心；吾不知其勇也。』歐陽詹生曰：『朱泚（此）之亂，太學諸生舉將從

之來請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館之士不從亂，茲非其勇歟？惜乎蕃之居下，其可以施於人者不流也。』譬之水，其爲澤不爲川乎？川者高，澤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之仁義，充諸心，行諸太學，積者多，施者不遐也。天將雨，水氣上，無擇於川澤涓谿之高下；然則澤之道，其亦有施乎？抑有待於彼者歟？故凡貧賤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蕃歟？吾是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

如蕃焯焯，而不得志於禮部試，唐人選舉之不公，已可概見。此文言下，大有不平意。

【註釋】【助教博士】（唐書百官志）太學博士六人，正六品上；助教六人，從七品上；掌教五品以上，及郡縣公子孫，從三品，曾孫爲生者。【司業祭酒】（唐書百官志）國子監祭酒一人，從三品；司業二人，從四品；下掌儒學訓導之政，總國子、太學、廣文、四門、律、書、算凡七學。【焯焯】光明磊落也。【禮部】（唐書百官志）禮部尚書一人，正三品；侍郎一人，正四品；掌禮儀祭享貢舉之政，其屬有四，統治於尚書省。【京師句】言以蕃爲題目而作爲文或說也。【淮南】唐道名。（柳子厚陽城遺愛碣）云：「廬江何蕃。」廬江縣，唐屬淮南道廬州，即今安徽廬江縣治。【和州】唐屬淮南道，今安徽和縣。【陽城】字亢宗，定州北平人。德宗朝，召拜諫議大夫。【道州】見元結辭容州表。【歐陽詹】見李貽孫歐陽詹文集序。【字】養也。【惠之大小兩句】

言受惠大小，視其力以爲報也。【朱泚之亂】唐德宗建中四年十月，懷寧郡王朱泚反，自稱大秦皇帝。【天將雨五句】言水氣大上，則天亦不擇地而施，由是言澤，固未嘗無施時，抑亦有待於天歟？

毛穎傳

穎本禾苗，引伸爲銳末之義。

韓愈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視同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爲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魏，奴侯切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窳姮恒娥，騎蟾蜍如常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魏，俊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鵲謀而殺之，醢海其肉。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胅跌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

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於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

穎爲人，强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後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爲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乃罷。

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去聲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常

謂君中書；君今不中（去聲）書耶？』對曰：『臣所謂盡心者焉。』因不復召。歸封邑，終於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氏；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耽）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之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潁始以俘見，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潁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疎，秦眞少恩哉！』

此文似游戲之作，而摹仿龍門，便爾神似。獅子搏兎，亦用全力，不僅以點染風華見長。

【註釋】【中山】（方輿勝覽）宣城縣有中山，一名獨山，有白兎，世傳爲筆精妙。【明眛】（禮記）兎曰明眛。【東方土】寅卯爲東方之位，故云。【卯地】俗傳十二生肖，卯屬兎，故曰封於卯地，死爲十二神。【當吐而生】（博物志）兎望月而孕，口中吐子，故謂之兎。兎、吐也。【毚】（唐韻）兎子也。【匿光使物】隱形術也，匿於光中，使物從其指揮也。【蟾蜍入月】姮娥，夏時后羿之妻，竊不死藥食之，奔於月中，爲姮娥。古神話也。蟾蜍，三足蝦蟆也，古稱月中之蟾蜍。句謂兎私竊姮娥騎

蟾蜍而入月中也。（易乾鑿圖）曰月三日成魄，八日成光，蟾蜍體就，穴鼻始萌。穴鼻，兔也。又（論衡）曰：月中有兔。入月之義當本此。

【居東郭者曰嫗】（說文）狡兔曰嫗。（戰國策）淳于髡謂齊王曰：『韓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盧逐東郭逡，前犬疲於後，【宋鵲】（廣雅）股廣、晉熬、楚茹黃、韓盧、宋鵲，皆犬屬。【醢】肉醬也。【蒙將軍恬】（史記）始皇令蒙恬與太子扶蘇築長城，恬取中山兔毫造筆。

【連山】易有三：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不角不牙】兔無角與犬齒；故曰不角不牙。【左右庶長】秦爵十一級，商鞅所制。（史記）曰左庶長，十一曰右庶長。

庶長。【軍尉】軍中尉史。【缺口】兔之上脣甚厚，中有裂縫，上達於鼻。【八竅】（埤雅）咀嚼者九竅而胎生，獨兔雌雄八竅。【趺坐】盤骸而坐。【簡牘】書札也。竹牒曰簡，木牒曰牘，皆未有紙前之書具也。【同書】（中庸）書同文，句言天下之書，因是統一也。【髦】髮至眉也。【章臺】秦始皇宮名。【湯沐】古者天子賜諸侯湯沐之邑於王畿內，此則借言之。

【管城】筆有管，故假此爲筆之封邑。按：唐河南道鄭州有管城。【結繩】（易繫辭）上古結繩而治。（鄭康成注云：『事大、大結其繩；事小、小結其繩。』按：當時無書契，故如此。【占相】占驗相術，【族氏】即姓氏。【山經】記山脈。【九流】（漢書）凡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爲九流。【扶蘇】始皇長子。【胡亥】始皇少子，即二世。【斯】李斯。【中車府令高】趙高也。

【中書令】本秦官名，今假爲筆之官名，謂其適於書也。【衡石自程】（史記始皇本紀）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程，不中程者不得休息。（按）衡稱桿石稱錘，所有文書，以衡石稱之，日夜有一定之限。【絳人陳玄】謂墨也。墨貴陳而黑，故云漢唐時易潞間製墨有名，故云絳人。【弘農陶泓】謂硯也。硯之積水處曰泓。

【會稽褚先生】謂紙也。按：漢有褚先生，名少孫。（史記索隱）云：『梁相褚大弟之孫，宣帝時爲博士，寓居沛，事大儒王式，故號先生，

續太史公書。』文特借用之。按會稽之義爲會計，故云。椯爲沛人，非眞會稽也。【魯衛毛聃】四國名。（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富辰之言。【臣所謂盡心者】即鞠躬盡瘁之義。筆禿則心盡，故假用之。【毛公毛遂】信陵君客有毛公，平原君客有毛遂。【春秋之成二句】（杜預左傳敍）春秋絕筆於獲麟。

宋清傳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有白山澤來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去聲讎，咸譽清。疾病疕匕瘍陽者，亦皆樂就清求藥，冀速已，清皆樂然譽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直。或不識，遙與券，清不爲辭。歲終，度入聲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

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蚩充之切妄人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清居藥四十年，所

焚券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俸博，其餌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報，而以賒死者千百，不害清之爲富也。清之取利遠，遠故大；豈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費然怒；再則罵而仇耳。彼之爲利，不亦翦翦乎？吾見蚩之以是得大利，又不爲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衆，其應益廣。或斥棄沈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與善藥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吾觀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爲者。世之言，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不死亡者，衆矣；市道交豈可少耶？」

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爲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爲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宋之取利有道，誠異乎市儈之翦翦者，此亦借題發揮之作。

【註釋】【蔓也。【讎】應驗也。（史記封禪書）其方盡多不讎。【疕瘍】頭瘍也。（周禮）疕瘍者造焉。【翦翦】短淺

貌。(莊子在宥)倭人之心竟剪剪者。【吾見蛮之有在也】此言剪剪者之爲蛮也。蛮、無知貌。【庠塾】(禮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

李赤傳

柳宗元

李赤、江湖浪人也。常曰：『吾善去聲爲歌詩，詩類李白，故號曰李赤。』遊宣州，州人館之。其友與俱遊者，有姻焉，間累日，乃從之館。赤方與婦人言，其友戲之。赤曰：『是媒我也；吾將娶乎是。』友大駭曰：『足下妻固無恙，太夫人在堂。安得有是！豈狂易病惑耶？』取綿雪餌之，赤不肯服。有間，赤兩手助之，舌盡出。其友號平聲而救之，婦人解其巾走去。赤言，卽取巾經其脰，豆婦人至，又與赤言，卽取巾經其脰，其友怒其友曰：『汝無道，吾將從吾妻，汝何爲者？』赤乃就牖間爲書，輾而圓封之；又爲書，博而封之，訖；如廁久。其友從之，又見赤軒廁抱甕，翁去聲而側視，勢且下入，

乃倒曳得之。又大怒曰：『吾已升堂面吾妻之容，世固無有；富麗，椒蘭之氣，油然而起。顧視汝之世，猶溷廁也。而吾妻之居，與帝居鈞天清都無以異。若何苦余至此哉！』

然後其友知赤之所遭，乃廁鬼也，聚僕謀曰：『亟去是廁。』遂行宿三十里。夜、赤又如廁，久，從之，且復入矣。持出，洗其汚，衆環之以至旦，去抵他縣。縣之吏方宴，赤拜揖跪起無異者。酒行，友未及言，飲已而顧赤，則已去矣。走從之。赤入廁，舉其牀扞（翰）門，堅不可入。其友叫，且言之衆，發牆以入，赤之面陷不潔者半矣；又出洗之。縣之吏更召巫師善呪術者守赤，赤自若也。夜半、守者怠，皆睡，及覺，（去聲）更呼而求之，見其足於廁外，赤死久矣。猶得尸歸其家，取其所封書讀之，——蓋與其母妻訣，其言詞猶人也。

柳先生曰：李赤之傳不誣矣。是其病心而爲是耶？抑固有廁鬼也？赤之名聞江湖間，其始爲士，無以異於人也；一惑於怪，而所爲若是，乃反以世爲溷，溷爲帝

居淸都，其屬意明白，今世皆知笑赤之惑也。及至是非取與向背，決不爲赤者，幾何人耶？反修而身無以欲利好惡，聲去遷其神而不返，則幸耳！又何暇赤之笑哉？

赤所爲誠喪心病狂，當亦有不得已於中者，於視世猶溷二語見之。

【註釋】【浪人】散漫人也。【宣州】唐屬江南道治，今安徽宣城縣。【李白】見與韓荊州書。【姻】（禮昏義疏）壻曰姻，婚，妻曰姻。壻以昏時而來，女因之而去。（按）後世不分男女之家，皆曰姻。【絳雪】丹名。（漢武內傳）仙家上藥，有玄霜絳雪，此當是醫治癡病之藥。【經其脰】經，縊也。脰，頸項也。【軒廁】（禮樂記）坐右憲左。（註）憲、讀爲軒，軒，廊也。【帝居鈞天淸都】（列子）淸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扞】抗拒也。【廁】便所也。【甕】汲瓶也。【溷】

段太尉逸事狀

段太尉，名秀實，字成公。此狀、宗元於元和九年在永州作。

柳宗元

太尉始爲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晞爲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人偸嗜暴惡者，率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

吏不得問，日羣行丐取於市；不嗛，(歉)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歷)甕(烏貢切)盎(烏浪切)，盈道上，把臂徐去；至有撞(音幢)殺孕婦人。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子以生人付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某爲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候命某者，能爲公已亂，使公睥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刀刺酒翁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皆斷頭掛槊(朔)上，植市門外。睥一營大譟，壞釀器，酒流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之何？』太尉曰：『將奈震恐，召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甓(辟)者一人，持馬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憒，至睥門下。甲者因諭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爲白尚書，出聽我言。』睥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勳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爲暴，暴且亂；亂天

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止，幾何不大亂？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願奉軍以從。』顧叱左右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花）者，死。太尉曰：『吾未哺（逋）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且曰：『明旦來，』遂臥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

先是太尉在涇州爲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謀（甚辟平）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謀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農且饑死，無以償，卽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異，使人求諭謀。謀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廷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卽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去聲）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

見譙，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之野如赭，人且饑死；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之不恥。段公。』一夕自慟而死。

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朱泚必致貨幣；愼勿收。』及過，泚致大綾三百兩。太尉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綾如司農治事堂，棲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識同志具存。

保全郭氏，勇也；賣馬償穀，仁也；卻朱泚帛，廉且智也。文亦寫得奕奕如生，是學史公而得其神髓者。

傳狀　段太尉逸事狀

【註釋】【涇州】唐屬關內道，治今甘肅涇川縣北。【汾陽王】代宗時，以郭子儀爲天下兵馬副元帥，進封汾陽郡王。

【蒲】縣名，唐屬河東道隰州，今山西蒲縣。【晞】汾陽王汝子，從征伐有功，拜殿中監，加御史中丞，尋改太子賓客，封趙國公。【邠州】唐屬關內道，治今陝西邠縣。【貨】賄賂也。【嗛】足也。【椎】擊也。【釜】烹飪之具，無足曰釜。【高】鼎之曲脚者。【甕】酒器也。【盎】盆也。【都虞候】軍中執法之官，太尉之要求署此職者，以非居此職，不得約束軍人也。【白孝德】李光弼將，永泰中，封昌化郡主。【戚】憂懼也。【槊】長矛也。【植】立也。【老躄者】老而且躄者。躄，兩足不能行也。【老卒】段自稱。【若屬】指軍士言。【戢】約束之義。【郭氏功名與存歿何】言忝卒爲暴，是直破壞前之功名也。【火伍】（唐書兵志）府兵十人爲火。火有長，驍騎十人爲火，五火爲團。伍，行伍也。【晡食】晚餐也，申時曰晡。【擊柝】（易繫辭）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按）柝，爲司更者所擊，以警夜之物。【何敢言我】猶言何敢干涉我也。【頃】田百畝爲頃。【巽】卑順也，與孫通。【赭】赤土也。天旱無收，一望如赭。【衣瘡】猶裹瘡也。【司農】官名，掌錢穀。【朱泚】見韓愈何蒲傳。

楊烈婦傳

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既又將盜陳州，分其兵數千人，抵項城縣。——蓋

李　翺

將掠其玉帛，俘孥纍其男女，以會於陳州。

縣令偪（偪同逼），不知所爲。其妻楊氏曰：『君如逃，則誰守？』偪曰：『兵與財皆無，將若何？』楊曰：『如得矣，倉廩皆其積也，府庫皆其財也，百姓皆其戰士也。國家何有？雖然，歲滿則罷去，非若吏人百姓然。吏人百姓於庭，楊氏言曰：其食，重賞以令死士，其必濟。』於是召胥吏守其節；忍失其貞而爲賊之人耶？』衆皆泣，許之。乃徇曰：『以瓦之千錢；以刀矢兵刃之物中賊者，與之萬錢。』得數百人，偪率之以乘城。楊氏親爲之爨以食之，無長少，必周而均；使偪與賊言曰：『項城父老，義力不足，死焉，職力守死。得吾城，不足以威；不如亟去，徒失利，無爲也。』賊皆笑，有不爲賊矣，皆悉偪傷而歸。楊氏責之曰：『君不在，則人誰肯固矣；與其死於城，不偪遂忍之，復登陴。項城小邑，無長戟勁弩高城深溝之固，賊氣吞焉，率其徒將超

城而下。有以弱弓射者，中其帥，墮馬死。——其帥，希烈之壻也。——賊失勢，遂相與散走，項城之人無傷焉。刺史上傋之功，詔遷絳州太平縣令。楊氏至茲猶存。

人之受氣於其天，何不同也？婦人女子之德，奉父母舅姑盡恭順，和於娣（弟）姒（似），於卑幼有慈愛，而能不失其貞者，則賢矣；至於辨行陣，明攻守，勇烈之道，此固公卿大臣之所難。厥自兵興，朝廷寵旌守禦之臣，憑堅城深池之險，儲蓄山積，貨財自若，冠冑服甲，負弓矢而馳者，不知幾人。其勇不能戰，其智不能守，其忠不能死，棄其城而走者有矣；彼何人哉？若楊氏者，婦人也。孔子曰：『仁者必有勇，』楊氏當之矣。

贊曰：凡人之情，皆謂後來者，不及於古之人，賢者自古亦稀，有之，與古人不殊也。若高愍女楊烈婦者，雖古烈女，其何加焉？予懼其行事湮滅而不傳，故皆序之，將告於史官。

項城之完，固屬天幸。楊氏數言，氣足吞賊。

【註釋】【建中】唐德宗年號。【李希烈】燕州遼西人。德宗立，加御史大夫，拜節度使，後擁衆叛，爲部下陳仙奇毒死。【汴州】治今河南開封縣。【陳州】治今河南淮陽縣。【項城縣】故城在今河南項城縣東北。【俘纍】戰勝所獲之人。纍、拘繫也。【徇】使人曉諭人民，俾衆周知也。【爨】炊飯也。【陣】城上女牆也。【太平縣】唐屬河東道絳州，今山西汾城縣。【娣姒】妯娌也。兄之妻曰姒，弟之妻曰娣。【高愍女】（唐書烈女傳）高愍女名妹妹。父彥昭，事李正己。及納拒命，質其妻子使守濮陽。建中二年，擧城歸河南都統劉玄佐，納屠其家。時女七歲，見母兄皆不免，西嚮拜父，就戮死。德宗悲其志，詔太常諡曰愍。

陸歙州述

歙州，今安徽歙縣，唐屬江南道。儉曾爲歙州刺史。

吳郡陸儉，倉含切字公佐，生於世五十七年，明於仁義之道，可以化人倫厚風俗者。餘三十年，連事觀察使，觀察使不能知，退居於田者六七年；由侍御史入爲祠部員外郎二年；出刺歙州，卒於道，貞元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也。

凡人之所不能窮者，必推之於天。天之注膏雨也，人之心以爲生旱苗然也。

傳狀　陸歙州述

雨與苗運相違，或雨（去聲）於海，或雨於山，旱苗不得仰其澤；惟人也亦然。天之生賢也，人之心以爲拯顛（樵）頼（萃）之人然也。賢者與顛頼之人時不合，得其位而道不能行，顛頼之人不得被其惠；膏雨之降也適然，賢者之生於時也亦然。運相合，旱苗仰其澤，顛頼之人賴其力，傅說、（悅）甘盤、尹吉甫、管夷吾之類也；時弗合，膏雨降終日，賢哲生雖比（避）肩，旱苗之不救，百姓之弗賴，顏子、子思、孟軻、董仲舒之類也。故賢哲之生自有時，天也；不賴其力，亦天也。

嗚呼！公佐之賢，雖曰聞已，其德行亦未必昭昭然聞於天子；公佐之官，雖列於朝，雖刺於州，其出入殆二年，道之不行，與居於田時弗差也。公佐之以救人之道，不授之以救人之位；如膏雨之或雨於海，或降於山，旱苗之不得其所非所屈；冠冕而相天下非所伸，其何有不足於心者耶？

職，出刺一州，又短命道病死。天下之人未蒙其德，固宜矣。則天之生君也，授之以者，均也。故君之不得其位以行其道者，命也。其亦有不足於心者邪？得是道者，窮

以雨苗爲喻，而推其本於天命，是無聊者之慰詞，胸中具無限憤鬱，而出筆卻蘊藉如許；使昌黎爲之，不免有劍拔弩張之態矣。

【註釋】【吳郡】見皇甫湜顧況集序吳中註。【侍御史】官名。唐制、屬御史臺，掌糾舉百寮，推鞫獄訟。【祠部員外郎】（唐書百官志）祠部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祠祀、享祭、天文、漏刻、國忌、廟諱、卜筮、醫藥、僧尼之事。【貞元】唐德宗年號。【顧頡】傅也。【傅說】（史記殷本紀）武丁夜夢得聖人，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巖中，舉以爲相，殷國大治，號曰傅說。【甘盤】（周書君奭篇）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註）高宗卽位，甘盤佐之，後有傅說。【尹吉甫】周宣王時賢臣。【董仲舒】見李漢韓愈文集序。【短命】（論語）不幸短命死矣。

李紳傳

沈亞之

李紳者，本趙人，徙家吳中。元和元年、節度使宗臣錡在吳，紳以進士及第，還過謁錡；錡舍之，與宴游晝夜，錡能其才，留執書記。

明年、錡以驕聞，有詔召，稱疾不欲會留後使王澹（音談）專職，爲錡具行。賓客莫敢言，紳堅爲言；者，皆會府中受賜，與中貴人臨視，次至中軍；士得賜者，俱不散，齊我衆索不得。及中貴人至，促錡行。錡益怒，始發於澹，陰教士食之。』卽盡，卽執中貴人脅曰：『爾寧遂食。』卽盡，卽執中貴人脅曰：『爾寧遂我衆書報天子，幸得復錡位。』貴人懼，僞諾之，召書記以疏。紳聞急召紳，授紙筆，令操書上衆欲？寧飽衆腹？』曰：『請所欲。』曰：『爲慍怖，戰管搖紙，下札皆不能字，輒塗去，累數十行；又如是，幾盡紙。錡怒罵曰：『是何敢如是？汝欲下從而先人耶？』對曰：『紳不敢惡生，直以少養金革鳴；今暴及此，且不知精神所在，誠得死在畏苦前，俾耳！』錡易紙；復然。旁一人爲錡言曰：『聞有許侍御縱者，尤能軍中書，紳可錡意。』遂幽紳於潤之外縱，』縱至，錡銳意自舉，授詞操書；無不獄。兵散乃出，縱竟逆死。

贊曰：李錡之賊江東也，其抗節者有李雲李紳。雲則山中劉騰爲書以大之；而紳之蹟未及稱。且紳職錡肘帶腋下，舉動顧盼，有一不誠，則支體立盡衆手。而紳亦不顧，而曉然自效如此，可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耶？唐季武人，氣燄可畏。紳能以智自全，自是不凡，可傳也。

【註釋】【趙】唐州，屬河北道，今河北寧晉、贊皇、元氏、臨城、高邑等縣地。【吳中】見皇甫湜顧況集序。【元和】唐憲宗年號。【宗臣錡】李錡，淄川王孝同五世孫。德宗時，復鎭海軍，以錡爲節度使。憲宗即位，有詔拜尙書左僕射，以李元素代之。中使馳驛勞問，兼撫慰其軍，署判官王澹爲留後。錡稱疾不即行，澹及中使數趣之，錡不說，諷親兵圖澹，因給冬服，噱其衆殺澹食之；並囚中使，舉兵反；事敗，腰斬。見（新唐書叛臣傳）【留後使】（唐書兵志）方鎭相望於內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兵驕則逐帥，帥強則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捨由於士卒，往往自擇將吏，號爲留後，以邀命於朝。留後使之名以此。【中貴人】宦官之貴幸者。【侍御】見前。【銳意自舉】銳意者，一往無前之意。自舉者，自占也。【潤】唐州名，屬江南道，治今江蘇丹徒縣。【江東】統稱揚子江以東，今江蘇、浙江等地。【劉騰李雲】劉騰未詳。李雲爲常州刺史顏防客。防用其謀，矯詔徵招討副使傅檄蘇、杭、湖、睦四州，同討錡，新舊唐書不言其爲錡客，或前客於錡，而後客於防歟？【臨大節句】曾子語，見（論語。）

竇烈女傳

杜　牧

烈女姓竇氏，小字桂娘。父良，建中初，爲汴州戶曹掾。以絹切

甚有文。李希烈破汴州，使甲士至良門，取桂娘美顏色，讀書

必能滅賊，使大人取富貴於天子。』良以桂娘與父曰：『愼無戚；

桂娘既以才色在希烈側，復能巧曲取信，凡希烈之密，雖妻子不知者，悉皆

得聞。希烈歸蔡州，桂娘謂希烈曰：『忠而賈勇，一軍莫如陳先奇。其妻竇氏，先奇寵

且信之。願得相往來，以姊妹敍齒，因徐說稅之，使堅先奇之心。』希烈然之，桂娘

因以姊事先奇妻，嘗間諫曰：『爲賊兇殘不道，遲晚必敗，姊宜圖遺種之地。』先

奇妻然之。

興元元年四月，希烈暴死，其子不發喪，欲盡誅老將校，以卑少者代之，計未

決。有獻含桃者，桂娘白希烈子，請分遺先奇妻，且以示無事於外；因爲蠟帛書曰：『前日已死，殯在後堂。欲誅大臣，須自爲計。』以朱染帛，丸如含桃，先奇發丸見之，言於薛育。薛育曰：『兩日希烈稱疾，但怪樂曲雜發，晝夜不絕。此乃有謀未定，示暇於外，事不疑矣。』明日，先奇、薛育各以所部兵，譟於牙門，請見希烈。希烈子及妻子，函匕首以獻，暴僕其尸於市。後兩月，吳少誠殺先奇，知桂娘謀，因亦殺之。

請試論之：希烈婦桂娘者，但刼之耳。希烈僭而桂娘妃，復寵信之，於女子心，始終希烈可也；終能滅賊，不顧其私，烈也。六尺男子有祿位者，當希烈叛，與之理，明也；能得希烈，權也；姊先奇妻，智才力不足耶？蓋義理苟至，雖一女子，可以有成。

太和元年，予客遊涔陽，路出荊州，松滋縣攝令王淇爲某言桂娘事。淇年十一歲，能念五經；舉童子及第，時年七十五，尚可日記千言。當建中亂，希烈與李

納、田悅、朱泚、朱滔等，僭詔書檄，爭戰勝敗，地名人名，悉能記之。聽說如一日前言，賨良出於王氏，實淇之堂姑子也。桂娘以孝成烈，義理苟至三語，含蓄不盡。彼儼然鬚眉，而與希烈上下者，見此文，能無愧死？

【註釋】【建中】唐德宗年號。【汴州】見李翺楊烈婦傳。【戶曹椽】主民戶之屬官。唐制，諸府曰戶曹，餘曰司戶。【李希烈】見李翺楊烈婦傳。【希烈歸蔡州】建中四年三月，哥舒曜復取汝州。希烈遣周曾呂從賁等拒曜，次襄城，台謀還軍襲【陳先奇】唐書作仙奇。希烈死，拜淮西節度使，爲吳少誠所殺，贈太子太保。【嘗間曰】（按）此間字，離間也，或作乘間之間解，亦可通。【遺種】（書盤庚）無遺育，無俾易種於茲新邑。（按）此句言外之意，謂若從李叛逆，則將赤族，無遺種也。【興元】德宗年號。【含桃】櫻桃也。【蠟帛書】以帛書事，而藏於蠟丸中也。【殯】停柩也。（禮記檀弓）殯於五父之衢。【譟】羣呼也。【牙門】軍帳前立大旗也。今人稱官署曰衙門，即牙門之訛。【僞號】希烈初叛，僭稱建興王天下都元帥，既入汴州，僭號曰武成。【李納】正己子，正己死，祕喪不發。德宗詔諸軍合討，宣武劉玄佐督諸軍，大破之。納泣且悔，遣判官房說與子弟質京師，因玄佐謝罪。【吳少誠】（通鑑）少誠素狡險，爲李希烈所寵任，故爲之報仇。【太和】唐文宗年號。【滎陽】今湖北公安縣西南，有滎陽鎮，以在滎水之陽，故名。滎水在湖南安鄉縣北，與公安縣接界。（楚辭）望滎陽兮極浦，即此。【松滋縣】唐屬山南道江陵府，今湖北松滋縣西。【攝令】即假令也。詳送薛存義序及書李賀【荆州】治今湖北江陵縣。

小傳後註。〔希烈與李納、田悅、朱泚、朱滔等〕皆建中時逆臣，建中二年五月，田悅舉兵寇邢洺，詔馬燧及神策兵馬使李晟討之。八月，李納遣兵救田悅。三年正月，馬燧復大破之。四月，朱滔反。十一月，朱滔自稱冀王，悅稱魏王，納稱齊王。十二月，李希烈反，自稱天下都元帥。四年十月，朱泚反，自稱大秦皇帝。尋改國號曰漢，封弟滔爲皇太弟。興元元年，詔復田悅、李納官爵。朱泚敗走，其將韓旻，斬之以降。

齊魯二生

齊、魯、今山東省境。

李商隱

程驤：

右一人，字蟠之。其父少良，本鄆運人，盜也。晚更與其徒，畜牝馬，掠草，贏乏落戈切一，私作弓矢刀杖，學發冢鈔道，常就迴遠坑丑貞切塊丘庚切谷無廬徼叫處，依大林木，蚤夜偵少良致貲以萬數，每旬時歸，妻子輒置食離去聲飲，勞去聲其黨。後少良老，大孿力轉切連骨，以牙齒稍脫落，不能食。其妻輒起請黨中少年曰：『公子與此老

父，椎埋剽（飄）奪十數年，意不計天下有活人；今其尙不能食，況能在公子叔行（杭）耶？公子此去，必殺之草閒，無爲鐵門外老捕盜所狙（七慮切）快。』少良默憚之，出百餘萬謝其黨曰：『老嫗眞解事，敢以此爲諸君別。』衆許之，與盟曰：『事後敗出，約不相引。』少良由是以其資廢舉貿轉，與隣伍重信義，卹死喪，斷魚肉葱薤（械）禮拜畫佛，讀佛書，不復出里閒，翰一意若大君子能悔咎前惡者。——十五年死。

子驤，率不知，後一日有過，其母罵之曰：『此種不良，庸有好事耶？』驤泣，問其語；母盡以少良時事告之。驤號哭數日不食，乃悉散其財。踰年，驤甚苦貧，就里中舉貢，給薪水灑掃之事，讀書日數千言。里先生賢之，時與饘（諸延切）粥（起九切）布帛，使供養其母。後漸通五經、歷代史、諸子雜家，往往同學人去其師，從驤講授；又其爲人寬厚滋茂，動靜有繩墨，人不敢犯。烏重胤（去寅去）爲鄜帥，喜聞驤與之錢數十萬，令市書籍。驤復以其餘賚諸生；其里閭故德少良者，亦常來與驤孳（咨）息其貨，數年復致萬金。驤固不以爲己有，繩契篋楗，（巨偃切）雜付比（避）近，用度費耗，了不勘

去詰，不難於妻智子賢，而難於少良改過之勇，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有是父宜有是子。

【註釋】【鄆】唐州名，屬河南道，治今山東東平縣西北。【鷹徵】（後漢書班固傳）周鷹千列，徵道綺錯。周廬、謂宿衛之地，四周爲廬舍也。徵、巡察也。（漢書臧宮傳注）每鄉有游徵，巡禁姦盜。【李師古】納子，以蔭累署青州刺史。貞元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加檢校司徒兼侍中。元和初卒，贈太傅。【河南桐柏山，其下游亦淤，其幹流遂自淮陰縣合於運河。【淮海】淮水源出【剽奪】椎埋、謂發冢。剽奪、謂鈔道。【意不計天下有活人三句】言其夫在少年時，料不到今日之得生。今老矣一臠尙不【狙快】狙、伏伺也，謂伺獲之而快意也。【廢舉貿轉】（史記仲尼弟子傳）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索隱）廢、謂物貴而賣之。舉、謂物賤而買之，逐時轉易貨賣，取貲利也。【雍】【雍糗】粥之厚者曰饘，乾飯曰糗。【資】賜也。【繩契】【繩墨】匠人所以爲直之具，以喻法度也。【比近】謂鄰近之人。【勘詰】勘、校也。詰、問也。【開

傳狀　齊魯二生

成】唐文宗年號。【彭城公】彭城郡王劉悟子從諫，以文宗七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谷】善屬文，時時言古今成敗，從諫厚遇之。後爲郭誼所殺。事見（唐書藩鎭傳）

劉叉：

右一人，字叉，不知其所來。在魏與焦濛、閻冰、田滂切舖郎善，任氣重義，大軀有膂力；嘗出入市井，殺牛擊犬豕，羅網鳥雀；亦或時因酒殺人，變姓名遁去，會赦得出。後流入齊魯，始讀書，能爲歌詩；然恃其故時所爲，輒不能俛仰貴人，穿屐劇破衣，從尋常人乞匄蓋酒食爲活。聞韓愈善接天下士，步行歸之；既至，賦冰柱雪車二詩，一日居盧仝孟郊之上。樊宗師以文自任，見叉拜之，後以爭語不能下諸公，因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訣墓中人所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愈不能止。復歸齊魯。

叉之行，固不在聖賢中庸之列，然其能面道人短長，不畏卒禍；及得其服義，則又彌縫勸諫，無若骨肉，此其過人無限。

任氣重義，括盡劉又一生。攫金之舉，快人快事，羞殺古今多少文人。

【註釋】【魏】今河南北部，山西西南一帶。【穿屐】穿、破也。屐、木屐。【冰柱雪車】二首皆七言古體，各數百言，傷時之作也。見（全唐詩。）冰柱、簷溜間所凝之冰條也。雪車、載雪之車。其詩中有『官家不知民煖寒，盡驅牛車盈道載。屑玉載之欲何之，祕藏深宮以禦炎』云云。【盧仝】號玉川子，居東都。韓愈爲河南令，愛其詩，厚禮之。【孟郊】唐武康人，字東野。貞元中，舉進士，官溧陽尉。詩有理致，最爲韓愈所稱。【樊宗師】字紹述，始爲國子主簿，累遷綿州、絳州刺史。爲文一言一句，皆戛戛獨造，時號澀體。韓愈稱其論議有根據。【詰鞫】言爲義所服也。【訣墓中人所得】昌黎墓誌，多受人金而作，言之失實。又因譏之。【卒禍】倉猝間之禍患也。

李賀小傳

李賀見韓愈諱辯。

京兆杜牧爲李長吉集序，狀長吉之奇甚盡；世傳之。長吉姊嫁王氏者，語長吉之事尤備：

長吉細瘦，通眉，長指爪，能苦吟疾書。最先爲昌黎韓愈所知；所與遊者，王參

傳狀　李賀小傳

李商隱

元、楊敬之、權璩（渠崔切）、崔植爲密。每日日出與諸公遊，未嘗得題，然後量牽合，以及程限爲意。恆從小奚奴，騎距驉（虛）背一古破錦囊，遇所書多，輒曰：『是兒要當爲詩，如他人思囊中；及暮歸，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見所書，多輒投紙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嘔（歐）出心始已耳。』上燈與食。長吉從婢取書，研墨疊紙，寫去。長吉往往獨騎，往還京雒，所至或時如此；過亦不復省。王楊輩時復來探取有著，隨棄之，故沈子明家所餘，四卷而已。長吉將死時，忽晝見一緋（非）衣人，駕赤虬，（求）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下榻叩頭言：『阿孁（武夷切）老且病，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君爲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邊人盡見之；少之，長吉氣勃勃有煙氣，聞行車嚓（棨）管之聲；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許時，長吉竟死。——王氏姊非能造作謂長吉者，實所見如此。

嗚呼！天蒼蒼而高也，上果有帝耶？苟信然，則天果有苑囿宮室觀閣之玩耶？

之高邈，帝之尊嚴，亦宜有人物文彩愈此世者，何獨眷眷於長吉，而使其不壽耶？噫！又豈世所謂才而奇者，不獨地上少，卽天上亦不多耶？長吉生二十四年，位不過奉禮太常，當世人亦多排擯毀斥之；又豈才而奇者？帝獨重之，而人反不重耶？又豈人見會勝帝耶？

長吉不過一詩人耳！玉樓之召，出自好事之口，而借此點綴，恰稱鬼仙身分。文亦饒有奇氣，結末感慨無限。

【註釋】【京兆】地名。漢置，猶言京師也。爲漢三輔之一，今陝西長安以東至華縣之地。魏以後，建爲京兆郡。【通眉】謂兩眉相通連也。【未嘗得題四句】言他人爲詩，必先得題，且必以思量牽合，求及程限。李則未嘗如是也。程限、如限體限韻之類。【王參元】見柳宗元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按）長吉姊嫁王氏者，疑卽參元所娶。【楊敬之】元和初，擢進士第，轉大理卿檢校工部尙書兼祭酒，卒。【權璩】德輿子，官中書舍人。【崔植】長慶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奚奴】（禮記疏）有才能曰奚，無才能曰奴，後遂混而稱之。【距虛】獸名，似羸而小，牝騾牡馬所生者，見（古今注。）【京雒】雒卽洛字。京雒、卽洛陽，周平王始都於此。東漢繼之，故曰京洛。（班孟堅賦）而不知京洛之有制。【沈子明】（杜牧長吉詩集序）有曰：「太和五年十月中，半夜時，舍外有疾呼傳緘書者。」某曰：必有異，亟取火來；及發之，果集賢殿學士沈公子明書一通云云。【緋衣】赤色衣也。【虬】龍

子有角者。【阿嬰】徐炯曰：『長吉學語時，呼太夫人曰阿嬰。』（廣韻）齊人呼母爲嬰。【嘒管】（詩商頌）嘒嘒管聲，言聲和而中節也。【長吉生二十四年】（舊唐書）謂李賀卒年二十四據此文也。（新唐書）作二十七，據杜牧所作李賀詩集序也。（按）此文係記載長吉姊言，所記年齡，似較可信。【奉禮太常】（舊唐書本傳）補太常寺協律郎。（職官志）太常寺屬奉禮郎二人，從九品上，協律郎二人，正八品上。（按）賀當以奉禮升協律。

竇烈婦傳

司空圖

河南竇氏，朝邑令畢某之妻也。四年秋，同民叛其帥李塘，唐塘走蒲。令挈其孥，竄望仙里。既夕，盜作，乃仇家也，捽存入聲其且拜，益急，乃持其缺，重傷猶不置；令壤其首，志必死之；令妻薇捍，侯幹切泣帛，醫亦馳乘而至，幾死者數入聲矣。逮踰月，竟得逃匿而免。里人列狀於府，資之酒方克偕全。

愚寓居渭濱，得備聞於里中梁生。生言：『操史牘者，苟當和平，紀王庭琛寸平

瑞之美，誠幸矣；然傑異之操，化導宗族里閭，俾男必爲貞夫，女必爲烈婦，是有國有家皆賴之；豈徒炫於視聽哉？」愚以爲知言，乃著其事。

贊曰：『蓄千金之貲，雖云憂患，尙有不安其室者；況蹈危觸難，何以相保哉？且婦人女子，扣盎聲（聲去聲）足以駭之；而白刃之下，獨不顧死以免其夫，是果能一於所從而不悔者也。豈化漸（漸失讀作）之有所自也。吾知爲臣爲妾者，必繼有其人，免貽史氏之愧矣。』

表章一烈婦，說得關係如此重大。作者生當唐季，目擊亂臣賊子之所爲，而皎然有以自潔，讀其文，可以知其人矣。

【註釋】【朝邑】唐屬關內道同州，今陝西朝邑縣。【同民】同州之民也。同州，治今陝西大荔縣。【李塘】未詳。【蒲】今山西蒲縣。【渭濱】渭水之濱也。渭水源出甘肅渭源縣，東南流至清水縣，入陝西境，東流至潼關，入黃河。【王庭琛瑞】琛、寶也。（詩魯頌）來獻其琛。瑞、以玉爲之，諸侯朝覲則執焉。（周禮春官）王作六瑞，以等邦國。此言太平無事，則史官所記載者，不外貢獻朝覲而已。【盎】瓦盆也。【漸】浸入也。【爲臣爲妾三句】言臣妾之忠烈，當不止此。史氏書之，無愧色矣。

容成侯傳

容成侯金炯者，本蜀郡嚴道人。附山而居，同族中多見搜採。發詣尚方輸作，世苦之。乃誡子孫易其服色，必以清厲自進。後徙盧生范生皆傳修鍊之術，委質（致）相資，因砥（紙）磨以致用。上聞而器之，召見，嘉其鑒局；且謂毫髮無隱，屢顧之，歷試臺閣，號爲明達。挾奸邪以事上洛，會郡中自披露；至於婦人女子媚惑之態，亦不能掩也，其察察如此。是雖不礙然疵陋者終惡忌，積毀於上，以爲背面不相副。炯亦自病於垢混其蹟也，竟被擯斥，後亟有月蝕規益，復召，俾其道（去聲）所以然之變。

時宮中漏下數刻，上臨軒，念其先因秦時調疲。上異焉，命以容成侯奉朝請。而宗人派別於廣陵者，炫飾求售，扣之，響應不陷爲輕薄，於權

戚中，或嫵文甫切然自喜，則狎玩不厭；至或被以組繡，蓋便其俯仰取容，雖穿鼻服役，亦無恥耳。既稍進，炯又鄙其爲人，迺復以讒廢，歸老於家。

太史公曰：『炯之遠祖，當軒轅時，以化服於祝融氏，得薦於上，能強上聲記天象、地形、草木、蟲、介萬殊之狀，皆視諸掌握；蓋其術亦規摹於洪範耳！物怪遇之，莫不惴息自廢。後益親幸，上晨興，必先至，則與冠冕者偕進，號爲壽光先生，不名也。子孫稍下衰；然流寓太原者，始尚玄，亦以精鍊見重。觀炯雖任用，兢兢惟恐失墜，不善晦匿，果爲邪醜所嫉，幾不能免。噫！大雅君子，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難矣哉！』

傳狀　容成侯傳

【註釋】【容成侯】謂鎔範成器也，假以爲鏡之封號。（按）古地名有容城，此或諧其聲耳。【金炯】炯、光明貌，銅爲金屬，故假以爲姓名。【蜀郡嚴道人】（史記佞幸傳）文帝賜鄧通蜀郡嚴道銅山，故假此爲鏡之出處。【秦時調發】（史記始皇本紀）收天下兵器，聚之咸陽。鑄金人十二，重各千斤。【上洛】縣名、今陝西商縣。【盧生范生】謂鑪範也。【委質】（左僖）策名委質，貳乃辟也。（按）質通贄，禮物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爲禮。【鑒局】鑒、鑒識也。局、局量也。（按）鑒同鑑，鏡也。文借以烘託。【委輸作】尚方、官名。主作禁器物。輸、致也，謂致力而作也。（晉書刑法志）論減死，輸作尚方。【歷試臺閣】謂置之鏡臺妝

閣上也。【察察】潔清貌。(史記屈原傳)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狹中】器量狹小，有形即見也。【月蝕】月所得之日光，爲地球所掩，遂成月蝕。月蝕以鏡映之，尤爲清晰，故云云。【奉朝請】漢時外戚及將軍公卿列侯多奉朝請。奉朝請者，奉朝會請召而已。【廣陵】唐郡，故城在今江蘇江都縣東北。(容齋五筆)唐世五月五日，揚州於江心鑄鏡以進。【嫵然】媚態也。【穿鼻服役】謂如牛之穿鼻服役也，鏡之穿穴繫繩似之。(南史張弘策傳)徐孝嗣才非柱石，聽人穿鼻。【軒轅】(軒轅內傳)帝會王母，鑄鏡十二，隨月用之，此鏡之始也。【化服於祝融氏】祝融、火神，言鎔銅成鏡也。以爲洪爐模範耳。【壽光先生】(王度古鏡記)稱鏡爲壽光先生。【太原】山西鑄鏡有名，故云。(軒轅內傳)帝會王母於王屋山，鑄鏡十二。王屋山、即在山西陽城縣。【尚玄】唐季嘉琳有太原貢鐵鏡賦。鐵黑色，故云尚玄。【洪範】本(書經)篇名，此則假

趙女傳

皮日休

卷。

字襲美，襄陽人。舉進士第，隱居鹿門山，自號醉士，又曰酒民，與陸龜蒙友善。著有松陵倡和詩集，皮子文藪十

趙氏女、山陽之鹽山人。其父貿茂鹽，盜出其息，不納有司賦。官捕得，法當死，簿已伏，就刑有日矣。趙氏女求見鹽鐵官，泣愬於庭曰：『某七歲而母亡，蒙父私

盜官利，衣食某身爲生厚矣。今父罪根露某當坐法；若不可，官能原乎？請隨坐之。』法官清河崔瑗（梁）義之，因爲減死論。趙氏大泣曰：『某之身，前則父所育；今則官所賜，願去髮學釋氏，以報官德。自以女子之言難信，因出利刃於懷，力截其耳，以明盟必然。崔益義之，竟全其父命。趙氏侍父刑疾愈，因決歸浮屠氏舍。

日休曰：『古之救危拯禍，必先示信；至夫家全國完，則隨而乖其盟。如趙氏、一乳臭女子耳！繼死請父命，孝也；自刑以明盟言，信也；秉孝植信，高蹈於世，潔乎瑾瑜，不足爲其眞，芬乎茝（蘭）蘭，不足爲其秀，與夫救危拯禍者遠矣。今之士，見難不立其節，見安不償其信者，其趙女之刑人乎？噫！後之修女史者，幸無忘耶？』

一乳臭女子而孝且信若此，其事足傳，亦可以愧士之失節渝盟者。就文論文，晚唐中錚錚之作。

【註釋】【山陽】唐屬淮南道楚州，今江蘇淮安縣治。【鹽山】（按）唐河北道滄州有鹽山縣，在今河北省境。此則在淮安者，待考。【盜出其息二句】貿鹽者應以其息納賦，而女父盜之不納，故得罪。【簿已伏】簿，書；蓋刑書也。已伏、已承認也。

【鹽鐵官】漢唐以鹽鐵爲國家專利品，故設官以董之。【瑾瑜】美玉也。【茝】香草也　【刑人】謂罪人也。

江湖散人傳

陸龜蒙

散人者，散誕之人也。心散，意散，形散，神散，既無羈限，爲時之者外之，曰：『此散人也；』散人不知恥，乃從而稱之。人或笑曰：『目之，子反以爲其賅，何也？』

散人曰：『天地、大者也，在太虛中一物耳！勞乎覆載，勞乎運行，寒暑錯亂，望斯須之散，其可得耶？水土之散，稽有用乎！水之散，爲雨、爲露、爲霜雪；水之散，封之可崇，穴之可深，生魚鼈（如）焉；土之散，爲潢（黃）爲汚；土之散，不可以爲孟，得非散能通變化，局（常支切）不能耶？

入；土之局，塤（暄）不可以爲埴，墐（詮）進若不散，執時之權。筌可守耶；權可執耶？遂爲散歌散

CENTRAL LIBRARY

傳，以志其散。

此係作者自傳，東坡所謂『一肚皮不合時宜，』於此文見之。

【註釋】【太虛】空中也。（道藏歌）高歌登太虛。【覆載】（中庸）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晷】測日之器。【晷度】（前漢書天文志）去極遠近難知，要以晷景。晷景者，所以知日之南北也。度，謂度數。（書堯典疏）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斯須】少頃也。（禮樂記）禮樂不可斯須去身。【稽】留滯也。此言水土之散與稽執爲有用，以引起下文。【局】棊也。【渚洳】停水之下地也。【潢】（說文）積水池。【汚】（說文）濁水不流也。【封】積土也。【崇】高也。【埴】同壒。（韻會）樂器也，燒土爲之，銳上平底，形如稱錘。【埠】同堤，物之下安者曰堤。（淮南子詮言訓）瓶甌有堤。【甓】有二解：一曰甎甓，一曰甎。【荃】取魚竹器，此言不能超脫名韁之意。【孟】（說文）飯器也。（揚子方言）宋、楚、魏之間，盥謂之盂。（按）二句言土局，則一成不變也。【執時之權】執，膠執也。物有輕重，則權宜隨之而高下，膠執之，昧時之義，失權之用矣。

碑誌

後漢徐徵君碣

張九齡

字子壽，曲江人。以進士累官左拾遺。玄宗生日，進千秋金鑑錄。後爲相，極言得失，推引正人，諤諤有大臣節。旋爲李林甫所厄，罷相家居。卒後，天下稱爲曲江公而不名。著有曲江集二十卷。

碑誌　後漢徐徵君碣

後漢高士徐君，諱穉，字孺子，南昌人也。先生受天玄休，含道傑出，生知而上，貫之以一，體資清純，動適玄妙。知道之將廢，乃窮則獨善，躬耕取資，非力不食，鄰落所處，率化無訟。在漢之季，遭時溷濁，不抗跡以庇物，故退非山林，不苟利以辱身，故進無祿位。五辟宰府，四察孝廉，又舉有道，就拜太原太守，皆辭疾不起。延熹二年，尚書令汝南陳蕃，僕射夜南郡胡廣，相與上疏，極言先生宜爲輔弼，協和人神。漢桓帝猶能安車玄纁，備禮致聘，而竟不屈志，知時之不可支也。然而諸公嘉招，雖不之屑就；及聞蕃卒，徒步弔祭。禮有所尚，隻雞不薄；意有所加，生芻爲貴。士之感義，實衰世之有補；人而見德，俾後生之可尋。其廢中權，行中慮，皆此類也。

昔者夷齊介絜同而遠去，沮溺野逸而離羣，顏闔鑿坏鋪枚切以遁逃，接輿狂歌而詭激，此誠作者或類沽名。夫有所不爲，至則偏也；無適不可，用之極也。先生則貶絕在心，而經修於世，純儉以存戒，博愛以體仁，應物以會通，全己以歸正；漢廷所以宗其德，天下所以服其行；豈與彼數子，直逕庭而已哉？靈帝初，欲蒲輪聘

焉，會先生以疾終，時年七十有二。子曰季登，篤行孝悌，亦高尚不仕。

皇唐開元十五年，予忝牧茲邦，風流是仰；在懸榻之後，想見其人；有表墓之儀，豈孤此地？則先生之德，其可沒乎？

乃銘曰：靈芝無根，醴泉無源，角立傑出，先生斯存。英英先生，德不可名。麟出無應，鴻飛入冥；道高事遠，跡陳名劭（實照切）；勒石舊邦，以觀其妙。

裒揚恰如其分，樸茂條達，如讀中郎碑碣。

【註釋】【南昌】後漢屬揚州豫章郡，今江西南昌縣。【生知而上】（論語）生而知之者上也。【貫之以一】（論語）吾道一以貫之。【玄休】玄，理之微妙者。（參同契）惟昔聖賢，懷玄抱眞。休，美善也。【窮則獨善】（孟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非力不食】（後漢書本傳）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鄰落】鄰近之村落也。【五辟宰府三句】（後漢書徐穉傳注）謝承書曰：『穉少爲諸生，學嚴氏春秋、京氏易、歐陽尚書，異行矯時俗，閭里服其德化。有失物者，縣以相還。道無食遺，四祭孝廉，五辟宰府，三舉茂才也。』【就拜太原太守】（後漢書本傳）家拜太原太守。（注）就家而拜之也，太原，漢郡名，屬并州，治今山西太原縣。【延熹】漢桓帝年號。【汝南】漢郡名，屬豫州，治今河南汝南縣東南。【陳蕃】字仲舉，官至太傅，封高陽侯。靈帝時，宦官曹節等恣橫，蕃與大將軍竇武密謀誅之，事泄，爲宦官所害。【南郡】東漢屬荊州，治今湖北江陵縣。【胡廣】字伯始，

安帝時舉孝廉，官至太傅，謚曰文，性溫柔謹素，常遜言恭色，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謇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京師爲之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桓帝時，與陳蕃上疏薦徐穉。

【安車玄纁】（晉書輿服志）坐乘者謂之安車。（周禮）惟王后有安車，自漢以來，制乘輿乃有之。（按）由此可知古者安車蒲輪爲優老佚賢之異數，非常人所能有也。玄、纁，皆幣名，其色有玄有纁。（書）厥篚玄纁璣組。（註）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又再染以黑，則爲緇。玄色在緅緇之間。

【雙雞】（謝承後漢書）穉爲諸公所辟，雖不就，有死喪，負笈赴弔。常於家豫炙雞一隻，以一兩綿絮漬酒中，暴乾，以裹雞，徑到所起冢壠外，以水漬綿，使有酒氣。斗米飯白茅爲藉，以雞置前，釃酒畢，則去，不見喪主。

【生芻】（後漢書本傳）郭林宗有母憂，穉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衆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

【廢中權二句】（論語微子）言中倫，行中慮。（註）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又）身中清，廢中權。（註）放言自廢，合乎道之權。

【沮溺】（論語微子）長沮桀溺耦而耕，春秋時隱者也。

【介潔】介，耿介也。潔，高潔也。

【顏閻】魯人。魯君聞其賢，欲以爲相，使者往聘，因鑿坏而遁。（按）坏，屋後牆也。

【接輿】（論語微子）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孔子欲與言，趨而避之。按（高士傳）接輿，姓陸，名通。

【作者】（論語憲問）子曰：『作者七人矣。』（註）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

【有所不爲四句】有所不爲，如夷齊等。及其至也，則近於偏，無適不可，作用神化之極也。

【貶絕二句】貶，詆譏也。此言心有所貶，不形於口也。經常道也。

【豈與彼數子二句】猶云豈直與彼數子遜庭而已哉。

【遜庭】隔遠貌。（莊子逍遙遊）大有逕庭。

【蒲輪】以蒲裹輪，取其安也。（漢書武帝紀）遣使者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聘魯申公。

【懸榻】（後漢書本傳）太守陳蕃在郡，不接賓客，惟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

【表墓】表章其墓也。（後漢書延篤傳）爲平陽侯相，到官，表龔遂之墓。

【豈孤此地】言行表墓之儀，乃不孤負此地矣。

【麟出無應】古傳王者至仁，則麒麟

出，【漢代武帝之世，會以獲麟聞；而如徵君者，顧不見用，則無應驗也。】而不爲世用也。【名劭】劭、美也。（揚子法言）董仲舒之德之劭也。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 古者書旌柩前，卽謂之銘，故不必有韻之文，始可稱銘。

【鴻飛入冥】（法言）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言隱者之高舉，

韓愈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諱暢之子。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

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於馬前；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饑，賜食與衣，召二子，使爲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姆（茂）抱幼子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傑

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鵠停峙，能守其業者也。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札其芽，稱去聲其家兒也。

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去而東遊，哭北平王於客舍；後十五六年，吾爲尚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少傅卒，哭之；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嗚呼！吾未耄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於人世何如也？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

一紈袴子耳，有何功德可述。文卻敘出三代交情，有不得不銘者在，句斟字酌，煞費匠心，結束處餘音悠然，有無窮感慨。

【註釋】【北平莊武王】馬燧，字洵美，郟城人。德宗時，累以戰功，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暢】燧二子，次暢。暢亦二子，次繼祖。【殿中少監】唐置殿中省，有監少監丞各一人，掌諸供奉領尚食、尚藥、尚衣、尚金、尚乘、尚輦等六局。每局各置奉御二人以總之。【初冠】（禮曲禮）男子二十而冠。【故人稚弟】時愈兄會爲殿中侍御史，與北平王有故。【安邑里】（唐志）奉誠園在丹陽門安邑里，即北平王舊第。【軫】痛也。【姆】女師也。【翠竹二句】言猶鸞鵠之棲於翠竹碧梧也。【瑤環瑜珥】言其人如玉也。【蘭茁其芽】茁，出也。言其馨香可挹，如芝蘭之方萌芽也。【哭北

平王於客舍】貞元十一年五月，愈東歸河陽，八月，燧卒。【尚書都官郎】唐制：都官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俘隸簿錄，給衣糧醫藥，而理其訴冤，爲刑部尚書之屬。

唐柳州刺史柳子厚墓誌銘

韓　愈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諱慶，爲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諱奭，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切於眷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爲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

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崭士減切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儁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卓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貴

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拜監察御史。順宗卽位，王叔文、韋執誼用事，拜尚書禮部員外郎，且將大用。遇叔文等敗，例出爲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渟蓄，爲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之間。

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爲政邪？』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舉同下）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直；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

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

上者夢得於是改連州。

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眞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 淨 不一引手救；反擠 切子 計 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可少愧矣！

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才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亦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能辨之者。

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秋七月，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概，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

銘曰：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政蹟友誼，學問文章，無不褒揚盡致；而眼躁進得咎，亦不之諱。使詅墓文而盡若是，何致來攫金之侮？

【註釋】【慶】字更興，魏文帝恭帝時人。【拓跋魏】北魏姓拓跋氏。【濟陰】北魏郡名，今山東定陶縣。【詬】字孖邵，貞觀中爲相。【褚遂良】字登善，貞觀時爲諫議大夫。及高宗將立武后，力諫，叩頭流血，貶官，以憂卒。【韓瑗】字伯玉，京兆三原人。以救褚遂良被貶死。【太常博士】太常寺之屬官。【不能媚權貴失御史】【鎮】天寶末遇亂，奉母隱王屋山，常間

行求養，後徙於吳。肅宗平賊，鎭上書言事，擢左衞率府兵曹參軍，佐郭子儀朔方府，三遷殿中侍御史，以事觸竇參，貶夔州司馬，還終侍御史。【嶄然】高峻貌。【集賢殿正字】（新唐書百官志）載集賢殿官屬，有校書四人，正九品下，正字二人，從九品上。【廉悍】廉，利也。悍，猛也。【踔厲風發】謂議論文章。高遠猛厲，如風之發，不可遏抑。【王叔文】山陰人。德宗詔直東宮，太子引以侍讀，隨愛幸之。叔文與王伾相依附，因言某可爲相，某可爲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朝士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爲死友。而凌準、程異等，又因其黨以進。及德宗崩，順宗卽位，以疾不能聽政。叔文專國政，首引執誼爲相，其黨悉當重任。韋皐以帝疾，表請太子監國。順宗因傳位於太子，是謂憲宗。憲宗立，貶叔文爲渝州司戶。明年，賜死。【韋執誼】順宗時，以附王叔文爲相。叔文敗，貶崖州司戶參軍，卒。【例出爲刺史】子厚以叔文敗，貶邵州刺史。坐貶者非柳一人，故曰例。時異論，由是漸成仇怨。叔文既爲所引，然外迫公議，欲示天下非黨與者，乃時據以奉行。執誼【永州】唐屬江南道，治今湖南零陵縣。【柳州】唐屬嶺南道，治今廣西馬平縣。【衡湘以南】衡、衡山，在湖南衡山縣西北。湘、湘水，源出廣西靈川縣之海陽山，北流至長沙入洞庭湖，俱在永州境內。其南則今湖南南境，廣西之北境也。【中山】今河北涿源縣。【劉夢得】名禹錫，唐中山人。以進士登博學宏詞科，累官至集賢殿學士，出爲蘇州刺史，遷太子賓客。元和初，以附王叔文被貶，韓愈、柳宗元皆與之善。工詩文，所著曰劉賓客集。【播州】唐屬江南道，治今貴州遵義縣。【以夢得事白上者】御史中丞裴度也。【連州】唐屬嶺南道，今廣東連縣。【以相取下】相取相下也，相取，謂彼此互有所取。相下，謂彼此相視，各自以爲勝己，而屈己以就也。【顧藉謂句】柳寄許孟容書：謂早歲與負辜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云云，是柳之本意，非黨叔文，實欲功業之速就耳。【萬年】縣名，唐屬關內道京兆府，今陝西咸寧縣。【河東裴君行立】行立，山西稷山縣人。稷山，

唐屬河東道河中府。【涿】今河北涿縣，【經紀】猶經理也。

高愍女碑

李翺

愍女姓高，妹妹、名也。生七歲，當建中二年，父彥昭以濮陽歸天子，前此逆賊質妹妹與其母、兄，而使彥昭守濮陽；及彥昭以城歸，妹妹與其母、兄皆死。其母，李氏也。將死，憐妹妹之幼無辜，請獨免其死，而以爲婢於官。衆皆許之。妹妹不欲。曰：『生而受辱，不如死；母、兄皆不免，何獨生爲？』其母與兄將被刑，咸拜於四方，妹妹獨曰：『我家爲忠，宗族誅夷，四方神祇，尚何知？』問其父所在之方，西嚮哭，再拜，遂就死。明年，太常謚之曰『愍』。當此之時，天下之爲父母者聞之，莫不欲愍女之爲子也；天下之爲夫者聞之，莫不欲愍女之爲室家也；天下之爲女與妻者聞之，莫不欲愍女之行在其身也。

昔者曹娥思盱，吁自沈於江；獄吏嘻與呼同呼囚，章女悲號；思唁彥其兄，作詩載馳；緹題縈上書，迺除肉刑；彼四女者，或孝或智，或義或仁。噫此愍女！生其知，四女不備。向遂推而布之於天下，其誰不從而化焉？雖有悍妻必易心，嘗一女而天下勸，亦王化之大端也。異哉！愍女之行，而不家聞戶知也。

貞元十三年，翺在汴州，彥昭時爲潁州刺史，昌黎韓愈，始爲余言之。余既悲而嘉之，於是作高愍女碑。

幼女能如此，自是可傳。文致靜穆，如太羹元酒，別有風味。

【註釋】【建中】唐德宗年號。【以濮陽歸天子】平盧節度使李正己，使彥昭守濮陽。時正己謀不軌，於建中二年六月死。其子納祕之，擅領其衆，八月，始發喪，奏請襲父位。上不許。濮陽本屬平盧軍，彥昭乃以歸天子也。【曹娥二句】（後漢書列女傳）曹娥，上虞人。以父盱死於江，不得屍骸，娥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縣長度尚改葬之，爲立碑焉。【獄吏二句】（漢書）王章爲王鳳所搒下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十二，夜起號哭曰：『平日獄上嘑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明日問之，章果死。【思唁二句】按（詩鄘風）載馳之什，許穆夫人作也。衞懿公爲狄所滅，戴公露於曹邑。夫人思唁其兄，又

義不得歸，故賦是詩。【緹縈二句】見皇甫湜送孫生序。【汴州】治今河南開封縣。【潁州】唐屬河南道，治今安徽阜陽縣。

野廟碑

陸龜蒙

碑者，悲也。古者懸而窆，貶用木；後人書之，以表其功德，因留之不忍去，碑之名由是而得。自秦漢以降，生而有功德政事者，亦碑之，而又易之以石，失其稱矣。余之碑野廟也，非有政事功德可紀，直悲夫甿萌竭其力，以奉無名之土木而已矣。

甌、歐粵亦越作間好事鬼，山椒水濱多淫祀：其廟貌有雄而毅，黝於糾而碩者，則曰將軍；有溫而愿、願皙而少者，則曰某郎；有媼而尊嚴者，則曰姥；蘿蔦翳於上，鴟梟徒棲，叢雜怪狀；甿作之，甿怖之。大者椎

牛，次者擊豕，小不下犬雞魚蒜之薦，牲酒之奠，缺於家可也，缺於神不可也。一朝懈怠，禍亦隨作。薆（徒結切）孺畜牧慄慄然，疾病死喪，不曰適丁其時，而悉歸之於神。雖然，若以古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何者？豈不以生能禦大災，捍大患；其死也則血食於生人，無名之土木，不當與禦災捍患者爲比。是戾於古也明矣。今之雄毅而碩者有之，温愿而少者有之。升階級，坐堂筵，耳弦匏，口粱肉，載車馬，擁徒隸者，皆是也。解民之懸，清民之喝（謁），未嘗貯於胸中。民之當奉者，一日懈怠，則發悍吏，肆淫刑，歐（同嘔）之以就事，校神之禍福，孰爲輕重哉？平居無事，指爲賢良，一旦有大夫之憂，當報國之日，則恇（匡）撓脆（此腲俗芮字切）怯，顛躓（致）竄踣（匐），乞爲囚虜之不暇。此乃纓弁言語之土木爾，又何責其眞土木邪？故曰：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既而爲詩，以亂其末。

土木其形，竊吾民之酒牲，固無以名；土木其智，竊吾君之祿位，宜如何可議？其非？視吾之碑，知斯文之孔悲。

新酒牲甚微，神之饗也，孰云

借神罵人，淋漓痛快，臣節頹廢，廉恥道喪，士木有知，亦應羞與爲比。

【註釋】【碑者悲也】（初學記）碑、以悲往事也。【古者縣而窆五句】窆、葬也。（釋名）碑被也。本王葬時所設也。施其轆轤，以繩被其上，以引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書其上，後人因焉。（按）碑之初，固是用木，不用石也。【甿】（說文）田民也。（按）甿之爲名，有懵懵無知之義，故文用之。【甌粵】（史記趙世家）夫翦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按）今浙江永嘉等縣，爲古東甌地，故舊稱溫州曰甌州。地與福建毗連。福建爲古東越地，古因並稱之。【椓】山頂曰椓。【黝】黑色。【碩】大也。【哲】白也。【媼】老婦也。【蘿蔦】蔓生植物。（詩小雅）蔦與女蘿，施于松柏。【孳】（爾雅釋言）老也。（說文）乏而不仝也。【耳弦匏】耳聞弦匏之聲也。弦、琴瑟之屬。匏、笙竽之屬。舊以匏爲笙，故名。【暍】傷暑也。【大夫之憂】食其祿者忠其事，國家多事，正大夫之憂也。【恆】懼也。【纓弁】纓、冠纓也。弁、皮冠。有官職者之服飾。【亂】樂之卒章也。（論語泰伯篇）關雎之亂。（按）古賦末皆有亂，總一賦之終，發其要指也。【頎頎】佳也。

雜記

春夜宴從弟桃李園序　此名曰序，而實記體。

李　白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爲懽幾何？古人秉

燭夜遊，良有以也！

況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會桃李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羣季俊秀，皆爲惠連；吾人詠歌，獨慚康樂。幽賞未已，高談轉清；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不有佳作，何伸雅懷？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

文境如天上白雲，舒卷自如，何等蕭散？何等飄逸？自是仙才。

【註釋】【逆旅】客舍也。【秉燭夜遊】（古詩）云，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魏文帝與吳質書）古人思秉燭夜遊，良有以也。【大塊】猶大地也。出（莊子。）【惠連】（宋書）謝惠連，幼而聰明，年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深相知愛。靈運封康樂侯，此以惠連比從弟，而自慚康樂也。【開瓊筵】盛宴也。（謝朓詩）瓊筵妙無絕，桂席羽觴陳。【飛羽觴】（左思吳都賦）飛觴舉白。（劉良註）飛觴，行觴疾如飛也。（班倢伃賦）酌羽觴以銷憂。（漢書註）孟康曰：『羽觴、爵也，晉石崇宴客於金谷園，賦詩不成者，罰三觴。』作生爵形，有頭尾羽翼。【金谷酒數】

菊圃記

雜記　春夜宴從弟桃李圃序　菊圃記

元結

圃，嗟歎久之；誰不知菊也方華可賞，在藥品是良藥，爲蔬菜是佳蔬；縱須地趨走，猶宜徙植修養，而忍蹂（如切）又踐至盡，不愛惜乎？

嗚呼！賢人君子，自植其身，不可不愼擇所處；一旦遭人不重愛，如此菊也，悲傷奈何？於是更爲之圃，重（平聲）畦（攜）植之。其地近讌息之堂，吏人不此奔走；近登望之亭，旌旄不此行列。縱參歌伎，菊非可惡之草；使有酒徒，菊爲助興之物。爲之作記，以託後人；并錄藥經，列於記後。

平易近人，最宜初學。

【註釋】【春陵】今湖北棗陽縣東。【再來】按（唐書元結傳）結父延祖，再調春陵丞，則文中再來云者，是次山二次隨父之任也。【蹂踐】言踐蹈蹂躪之也。【畦】區分其地也。【旌旄】析羽爲旌，旄、牛尾，舞者所用。

新修滕王閣記

滕王閣舊在江西新建縣西章江門上，西臨大江。唐滕王元嬰都督洪州時建，明時頹廢，景泰中重建，在章江門外。

愈少時，則（通卽）聞江南多登臨之美；而滕王閣爲第一，有瑰偉絕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爲序賦記等，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於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閤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袁於南昌爲屬邑，幸，自以爲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儻得目償所願焉。

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爲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

行者，又安得舍己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

其歲九月，人吏浹（子協切）和。公與監軍使燕於此閣，文武賓士，合詞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爲邦伯，適及期（渠之切）月，公又來燕於此，公烏得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栱板檻之腐黑漶（換）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工既訖功，公以衆飲而賞焉，以書命愈曰：『子其爲我記之！』

愈既以未得造觀爲歎，竊喜載名其上，辭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游，尚能爲公賦之。元和十五年十月某日，袁州刺史韓愈記。

此入俗手爲之，便頌揚王公德政，摹寫滕王閣之風景，即盡其能事，亦不脫尋常蹊境。作者謀篇布局，以願游未得爲關軸，頌揚處，只以數語了之，而仍不失

其本旨風景亦於不經意中道及文之優勝處在是經營慘淡務去陳言吾於此文信焉。

【註釋】【瑰偉絕特】瑰偉、言其壯麗偉大也。絕特、言莫與比倫者。【三王】王勃作序，王緒作賦，王仲舒作記。元和中、太原王仲舒爲從事，有閣記，及任觀察，復加修葺，屬袁州刺史韓愈爲記，故愈云然。(按)緒、仲舒文，俱不傳。諫迎佛骨，貶潮州刺史。揭卽潮州也。【進大號】憲宗十五年崩，穆宗卽位，進大號，言卽位改元。(易經)渙汗其大號。【袁州】唐屬江南道，治今江西省宜春縣。【太原王公】元和十五年六月戊寅，以中書舍人王仲舒爲洪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江西觀察使。【洪、江、饒、虔、吉、信、撫】洪州，治今南昌縣。江州，治今九江縣。饒州，治今鄱陽縣。吉州，治今吉水縣。信州，治今上饒縣。撫州，治今臨川縣。俱在江西省。【罷行之】言所不便者罷之，所願者行之也。【驛聞】驛、(增韻)今之遞馬，又傳舍也。(按)古者官吏行役，於焉休舍，文書往來，皆經其所，有專官掌之。驛聞、言由驛奏聞也。【館人】卽掌驛者也。【監軍使】唐自玄宗，始以宦官爲之。【棟】居南北之中，今呼爲正梁。【楹】柱也。【桷】椽之方者曰桷。【檻】(說文)檻也，房屋之疏也。(注)小曰窗，疏遠曰櫺。【漫漶】言剝落汚損也。

序飲

柳宗元

買小邱，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上。嚮之爲記，所謂牛馬之飲者：離坐其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史而令曰：『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洄於洑（伏），不止於坻（遲），不沈於底者，過不飲；而洄而止而沈者，飲如籌之數。』既或投之，則旋眩滑汨，若舞若躍，速者遲者，去者住者。衆皆據石注視，歡忭以助其勢，突然而逝，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或再飲。客有婁生圖南者，其投之也，一洄，一止，一沈，獨三飲。衆乃大笑，驩甚。

余病痞不能飲酒，至是醉焉，遂損益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揖讓酬酢百拜以爲禮者，有叫號（平聲）屢舞如沸如羹以爲極者，有裸（郎果切）袒（但）裼（錫）以爲達者，有資金石絲竹之樂以爲和者，有促數（朔）糾（吉酉切）逖（狄）而爲密者；今則舉異是焉。故捨百拜而禮，無叫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金石而和，去糾逖而密，簡而同，肆而恭，衎衎（看）而從容（冲），於以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也。作序飲，以貽後人。

祇就合山水之樂五字發揮，寫得如許熱鬧。前半叙事簡明，後半推開說去，可悟無中生有法。

【註釋】【牛馬之飲】（按）柳別有鈷鉧潭西小邱記中有：『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爲奇狀者，殆不可數；其嶔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云云。此文蓋指之，乃石狀也。【離坐】（禮曲禮）離坐離立。（註）離、兩也。兩相麗，謂之離。【監史】監酒者。（詩賓之初筵）既立之監，或佐之史。【籌】酒籌也。【洄】泝洄也。逆流而上，曰泝洄。【洑】洄流也。【坻】水中高處。【叫號句】（詩賓之初筵）賓既醉止，載號載呶。（又）屢舞僛僛。（又蕩）如沸如羹。（按）屢舞、謂醉者坐止不定，數數作舞態也。如沸羹者，言飲酒號呼之聲，如湯之沸，羹之方熟也。【裸裎袒裼】（孟子）袒裼裸裎於我側。（註）袒裼、露臂也。裸、露身也。【促數糾逖】促、迫促。數、煩數。糾同糾。糾、合也。逖、遠也，與糾義反。今人猜拳，往往分席中人爲二隊，而以一隊爲敵者，是遠之也。或曰：促數、促人數飲也，糾逖，糾合遠座也。【密】熟鬧之意。【衎衎】安定貌。

游黃溪記

溪在今湖南零陵縣東七十里。

柳宗元

北之晉，西適圂，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

環永之治百里，北至於浯溪，西至於湘之源，南至於瀧（雙）泉，東至於黃溪東屯，（豚）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

黃溪距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爲崖，峭（七肖切）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憩）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略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積焉，黛蓄膏渟，（庭）來若白虹，沈沈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頷（該）頷（憾）斷（銀）齦（噩），其下大石離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烏翼，大如鵲，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

始黃神爲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

黃與王聲相邇，而又有本。其所以傳焉者益驗。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爲有道，死

乃俎豆之爲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

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既歸爲記，以啓後之好游者。

讀此種文如讀畫，令人應接不暇。

【註釋】【晉】今山西省，春秋時晉地。【越】今浙江省，春秋時越地。【永】唐州名，治今湖南零陵縣。【郴】今陝西郴縣，商時爲郴國。【吳】今江蘇省，古吳地。【楚】今湖北省，春秋時楚地。【湘】湘江出廣西桂林縣，流至湖南湘陰縣，入洞庭湖。【瀧泉】在零陵縣南五里。【崖】山邊也。【揭】撝衣涉水也。（詩衞風）深則厲，淺則揭。【頮頷齗齶】頮下曰頷。頷、頸下頸上也。齗齶上下肉也。此皆狀潭石之倒懸者。【黛蓄亭】黛，青黛也。亭，水止也。言溪水至此，蓄積不流。【離列】離解若離立離坐之離。詳序飲。【大冥】川名。【莽之世也】王莽，西漢末簒國者。（前漢書）有傳。世義同生，見（列子。）黃神，或是莽之後人。【俎豆】俎、所以載牲者。豆、以木爲之。皆祭器，此作祭祀解。

書褒城驛

褒城，唐屬山南道興元府，今陝西褒城縣。

雜記　書褒城驛

孫樵

襄城驛，號天下第一。及得寓目，視其沼則淺混而茅，視其舟則離敗而膠；庭除甚蕪（無上聲），堂廡甚殘；烏覩其所謂宏麗者？

訊於驛吏；則曰：『忠穆公嘗牧梁州，以襄城控三節度治所，龍節虎旗，馳驛奔軺（遙）；以去以來，轂（谷）交蹄躪（磨）；由是崇侈其驛，以示雄大，蓋當時視他驛爲壯；且一歲賓至者，不下數百輩，苟夕得其庇，饑得其飽，皆暮至朝去者，寧有顧惜心邪？至如棹舟，則必折篙破舷（胡切田），碎鷁（逆）而後止；漁釣，則必枯泉汩泥，盡魚而後止；至有飼馬於軒，宿隼於堂，凡所以汚敗室廬，糜毀器用。官小者，其下雖氣猛可制；官大者，其下益暴橫（去聲），難禁。由是日益碎破，不與曩類。某曹八九輩，雖以供饋之隙，一一力治之，其能補數十百人殘暴乎？』

語未既，有老甿笑於傍，且曰：『舉今州縣皆驛也。吾聞開元中，天下富蕃，號爲治平，踵千里者不裹糧，長（上聲）子孫者不知兵。今者天下無金革之聲，而戶口日益破；疆場無侵削之虞，而墾田日益寡，生民日益困，財力日益竭，其故何哉？凡與

天子共治天下者，刺史縣令而已；以耳目接於民，而政令速於行也。今朝廷命官，既已輕任刺史縣令而又促數於更易。且刺史縣令，遠者三歲再更，故州縣之政，苟有不利於民，可以出意革去者。其在刺史，則曰：「我卽去，何用如此？」在縣令，亦曰：「明日我卽去，何用如此？」當愁醉醲，當饑飽鮮，囊帛匱金，笑與秩終。嗚呼！州縣者眞驛邪？矧更代之隙，黠吏因緣，恣爲奸欺，以賣州縣者乎？如此而欲望生民不困，財力不竭，戶口不破，墾田不寡，難哉！』

予旣揖退老甿，僚其言，書於襄城驛屋壁。

州縣皆驛，可爲浩歎，老甿自是深心人。

【註釋】【離敗而膠】舟木破裂，黏之以膠。【除】階也。【庶】兩廊屋曰廡。【驛吏】掌驛之小吏。【忠穆公】卽嚴震也，字遐聞，梓州鹽亭人。德宗時，爲興鳳兩州團練使，後遷山南西道節度使，有清嚴名，卒，謚忠穆。【梁州】古州名，唐時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治興元府。【控】扼要也。【三節度治所】此合山南西道節度使，鳳翔節度使，興文節度使言之，襄中實爲要道，南曰日褒，北曰曰斜，長四百五十里。【龍節虎旗】龍節，使節也。上繪龍象。虎旗，節度使之旗也。（唐書車服志）大將出賜旌以顯賞，賜節以顯殺，旌以絳帛五丈粉畫虎，有銅龍一，首纏緋旛，紫縑爲袋，油囊爲表，節懸畫木盤三，相去數寸，隅垂赤麻，餘與旌同。【軺】奉

使之車也　【轂交蹄廛】言車馬經過之多也。　【舷】船邊也。　【鷁】色白，形似鷁鳶，性耐風，船首多畫之，故爲舟之別稱。

【汩】亂也。　【飼馬於軒兩句】隼、鷁鷁之屬，言馬不飼於廐而入軒，隼不宿於庭而入堂，此驛舍之所由穢汚也。　【某曹】

驛吏自稱。　【開元】玄宗年號。　【治平】太平也　【千里不裹糧】可見處處足食也。　【當愁醉醲四句】醲，厚酒也。鮮、

生魚及凡新殺之鳥獸。言民人困苦愁饑之時，醉美酒，飽鮮肥，取帛入囊，取金入匱，終吾之官而能如此。笑者，自幸之意也。　【黠吏】

黠、詭巧也。吏、如前清之書辦。此輩以吏爲業，當官之更代而益便其作弊也。竇、有利己損人之意。　【條其言】敍次其言也。

錄桃源畫記

晉陶潛有桃花源記，述山水之勝，謂秦人避亂於此，好事者因之作圖。

舒元輿

四明山道士葉沈，囊出古畫。畫有桃源圖，圖上有谿，谿名武陵之源。按仙記，分靈洞三十六之一支。其水趣促流，勢與江河同；有深而澡，淺而白，白者激石，澡者落鏡。溪南北有山，山如屏形，接連而去，峰豎不險，翠穠不浮。其夾岸有樹木千萬本，列立如揖，丹色鮮如霞，擢濁舉欲動，燦若舒顏。山鋪水底，草散因毯，吐敢切有鸞青其衿，今有鶴丹其頂，有雞玉其羽，有狗金其色，毛僊僊婆亭

亭，閒而立者，有八九。岸而北，有曲深嵓（巖同）門，細露室宇，霞檻繚轉，雲磴（磴切德贈）五色，雪冰肌顏，服身衣裳，皆貢星月文章。岸而南，有五人，服貌肖虹玉，左右有書童玉女，角髮而侍立者十二，視其意況，皆逍遙飛動，若雲十許片，油焉而生，忽焉而往。其坦處有壇，層級沓（達合切）玉冰。壇面俄起鑪竈，竈口含火，上有雲氣，具備五色。中有溪，艇泛，上一人雪華鬢眉，身著秦時衣服，手鼓短枻（曳）意狀深遠。大略山勢高，水容深，人貌魁奇，鶴情閑暇，煙嵐（盧含切）草木，如帶香氣。熟得詳翫（玩同），自覺骨戛（拮）清玉，如身入鏡中，不似在人寰間，眇（渺）然有高謝之志從中來。坐少選，道士卷畫而藏之，若身形卻落塵土中，視嚮所張壁上，又疑有頑石化出，塞斷道路。某見畫物不甚寡，如此圖，未嘗到眼；是知工之精而有如是者邪？

葉君且自珍重！無路得請，遂染筆錄其名數，將所以備異日寫畫之不謬也。

落落詞高，飄風意遠；讀之，如身入畫圖，領略桃源仙境。

【註釋】【四明山】在今浙江鄞縣西南。【武陵之源】(陶潛桃花源記)晉太元中，武陵漁父迷失道，忽至桃花源云云。【靈洞三十六之一】道書以桃源洞爲三十六洞之一。【白者二句】白色因水石相激而形，其深涤處，則如鏡之落下照見鬚眉。【趣流】水流疾促也。【滌】水清也。【穢】盛多也。【草散句】茵、車重席也。毯、毛席也。言草之穢厚似之。【擢】抽也。【偓佺】蓬鬆貌。【亭亭】直立也。【霞檻二句】言霞雲者，以其爲仙境也。繚轉、言繚繞曲折也。磴、山巖間石步也。【虹玉】(後漢書郎顗傳)凡日旁氣色，白而純者名爲虹。(按)虹玉、俱以狀其服貌之光采。言如冰玉之潔香也。【雪華鬢眉】言鬢眉皓白也。【枻】今之槳也。【杳玉冰】杳、重疊也，【少選】片刻也。【葉君數句】言葉當珍重視之，不輕示人，恐他日無路可得請觀，故作此記。【杳然】經徵也。【喪】轢之也，義與擊相似。

太湖石記

太湖在江蘇省吳縣西，湖中產石，爲裝飾園林之具。

白居易

古之達人，皆有所嗜：玄晏先生嗜書，嵇中散嗜琴，靖節先生嗜酒，令丞相奇章公嗜石。石無文無聲，無臭無味，與三物不同；而公嗜之，何也？衆皆怪之，走獨知之。昔故友李生名約有云：『苟適吾意，其用則多。』誠哉是言！適意而已。公之所

嗜，可知之矣。

公以司徒保釐河、雒，治家無珍產，精葺（緝）宮宇，慎擇賓客。性不苟合，居常寡徒，游息之時，與石爲伍。爲甲，羅浮、天竺之徒次焉。今公之所嗜者甲也。先是公之僚吏，多奉身無長物，惟東城置一之心，惟石是好，乃鉤深致遠，獻瑰納奇，四五年間纍纍而至。公於東第南墅，列而置之，富哉石乎！厥狀非一：有盤拗秀出，如靈邱鮮人（稱人切）者；有縝潤削成，如珪璧（圭同璧賛）者；有廉棱銳劌，如劍戟者；有端儼挺立，如眞官神人者；有縝潤削成，如珪璧（圭同璧賛）者；有廉棱銳劌，如劍戟者；有端儼挺立，如眞官神人者；有盤拗秀出，如靈邱鮮人（稱人切）

嘗與公迫觀熟察，相顧而言，豈造物者有意於其間乎？將胚渾凝結，偶然成功乎？然而自一成不變已來，不知幾千萬年？或委海隅，或淪湖底；高者僅數仞，重者殆千鈞；一旦不鞭而來，無脛而至，爭奇騁怪，爲公眼中之物。公又待之如賓友，親之如賢哲，重之如玉寶，愛之如兒孫，不知精意有所召邪？將尤物有所歸邪？孰不爲而來邪？必有以也。石有大小，其數四等，以甲乙丙丁品之，每品有上中下，各刻於石陰，曰『牛氏石：——甲之上，丙之中，乙之下。』

噫！是石也，百千載後，散在天壤之內，轉徙隱見，誰復知之？欲使將來與我同好者，覩斯石，覽斯文，知公之嗜石之自。——會昌三年五月丁丑記。

畫山易，畫石難，文之刻畫精妙處，如深得畫之祕者。

【註釋】【玄晏先生】皇甫謐，字士安，晉朝歌人。博綜典籍百家之言，沉靜寡欲，自號玄晏先生。【稽中散】嵇康，字叔夜，三國魏譙郡人。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不就，嘗彈琴以自樂。【靖節】陶淵明，字元亮，晉人，善詩好酒，謚曰靖節先生。【丞相奇章公】牛僧孺，字思黯，敬宗時，封奇章郡公。【走】自公自稱也。古人謙稱已曰下走。【保釐】簡、治也。(書)命畢公保釐東郊。【墅】別館也，(晉書謝安傳)與兄子玄圍棊，賭別墅。【石有三句】石以產自太湖爲上，若廣東博山縣西北之羅浮山，浙

匡廬奇秀，甲天下山。山北峯曰香鑪峯，北寺曰遺愛寺。介峯寺間，其境勝絕，

又甲廬山。

雜記　廬山草堂記

廬山草堂記

白居易

江杭縣西之天竺山所產爲其次焉。【鉤深句】見（易繫辭。）此言深遠之處，亦所鉤致。【盤拗】盤通蟠，曲也。（司馬相如子虛賦）其山則盤紆嵚鬱。拗、抑也，折也。【靈邱】唐縣名，屬河東道蔚州，在今山西靈邱縣東；又大阜也，見（爾雅註。）此當從後解，靈邱鮮雲，似是二物。【眞官】仙官也。（陸龜蒙詩）幾降眞官授隱書。【珪瓚】珪同圭。瓚，勺也。祼祭用之。珪瓚者，以珪爲瓚柄也。（說文）霜雪之白也。【欽】斂受也。【歙】吹氣也。【巉巖】露垂也。（左思吳都賦）宵露灑霽。【嵐】山氣蒸潤也。（王維方尊師詩）夕陽彩翠忽成嵐。【藹藹】和悅可親之意。（詩大雅）藹藹王多吉士。【矗纍縮】矗纍、委曲貌。簇、攢聚也。【胚渾凝結】（郭璞江賦）類胚渾之未凝。（註）言雲氣杳冥，似胚胎渾沌，尚未凝結。【仞】八尺曰仞。【鈞】三十斤也。【脛】足骨也。【會昌】唐武宗年號。【龍好珠也，此作珍異解。【瑰】圓好珠也，此作珍異解。【嶙峋】山石貌。【縝潤】緻密光滑也。【陘】伏龍子有角者。【巖嶺】巖嶺、巖巒。

元和十一年秋，太原人白樂天，見而愛之，若遠行客過故鄉，戀戀不能去，因面峯腋寺，作爲草堂。明年春，草堂成。三間兩柱，二室四牖，廣袤（茂去聲）豐殺（去聲一稱去聲）心力。洞北戶，來陰風，防徂暑也；敞南甍（萌），納陽日，虞祁寒也。木斲（斵）而已，不加丹；牆坫（戚）而已，不加白。砌（階）用石，羃（覓）窗用紙，竹簾紵幃，率稱是焉。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兩三卷。

樂天既來爲主，仰觀山，俯聽泉，旁睨竹樹雲石，自辰及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內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後頹然嗒（榻）然，不知其然而然。自問其故，答曰：是居也：前有平地，輪廣十丈；中有平臺，半乎地。臺南有方池，倍乎臺，環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蓮白魚。又南抵石瀕，夾澗有古松老杉，大僅十人圍，高不知幾百尺，修柯戛雲，低枝拂潭，如幢（撞）豎，如蓋張，如龍蛇走。松下多灌叢，蘿蔦葉蔓，駢織承翳，日月光不到地，盛夏風氣，如八九月時。下鋪白石，爲步，據層崖積石，以嵌空垤（迭）塊，雜木異草，蓋覆其上，綠陰蒙蒙，朱實離離，不識其名，

四時一色。又有飛泉，植茗就以烹燀，（闢好事者見，）可以永日。堂東有瀑布，水懸三尺，瀉階隅，落石渠，昏曉如練色，夜中如環佩琴筑（竹聲）。堂西倚北崖右趾，以剖竹架空，引崖上泉，脈分線懸，自簷注砌，纍纍如貫珠，霏微如雨露，滴瀝飄灑，隨風遠去。其四旁耳目杖屨可及者，春有錦繡谷花，夏有石門溯雲，秋有虎谿月，冬有爐峯雪，陰晴顯晦，昏旦含吐，千變萬狀，不可殫紀，覩縷而言，故云『甲廬山』者。

噫！凡人豐一屋，華一簣，（責而起居其間，）尚不免有驕穩之態。今我爲是物主，物至致知，各以類至；又安得不外適內和，體寧心恬哉？昔永、遠、宗、雷輩十八人，同入此山，老死不返。去我千載，我知其心，以是哉！矧余自思，從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門，凡所止，雖一日二日，聊覆簣（求切位）土爲臺，聚拳石爲山，環斗水爲池，其喜山水病癖如此：一旦遷剝，來佐江郡。郡守以優容撫我，廬山以靈勝待我，是天與我時，地與我所，卒獲所好，又何求焉？尚以宂（戎聲上）員所羈，餘累未盡，或往或來，未遑寧處？待余異日，弟妹婚嫁畢，司馬歲秩滿，出處行止，得以自遂。則必右手引妻子，右

手抱琴書，終老於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清泉白石，實聞此言：

時三月二十七日。始居新堂。四月九日，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東西二林長老湊公、朗滿、晦堅等，——凡十有二人，具齋施茶果以樂之，因爲草堂記。

縷述草堂之勝，清泉白石，令人有天際眞人想。樂天以仕爲隱，故應有此閒情逸致。

【註釋】【香鑪峯】見李白送從姪嵩遊廬山序。【遺愛寺】當卽東林寺僧慧遠所建。【元和】唐憲宗年號。【面峯腋寺】（增韻）左右脅之間曰腋，言對山傍寺也。【廣袤豐殺】東西曰廣，南北曰袤，贏曰豐，減曰殺。【洞】開也。【陰風】北風也。【徂暑】（詩小雅）六月徂暑。（爾雅注）徂、存也。【砌】柱石也。【冪】覆也。【幃】單帳也。【睨】斜視也。【應接不暇】（世說）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恬】安也。【頹然】自放貌。【嗒然】自失貌。【輪廣】地形縱橫也。東西曰廣，南北曰輪。【戛雲】重曰擊，輕曰戛。【幢】（說文）旌旗之屬。【蓋】車蓋也。【灌叢】灌木叢生者。【駢織承翳】謂交駢如組織，又相承而蒙翳也，皆言藤蔓糾結狀。【嵌空垤塊】嵌空，開張玲瓏貌。垤塊、土墩也。【蒙蒙】密也。【離離】衆多也。

養竹記

白居易

【瀑布】見李白送從姪嵩遊廬山序。【石渠】渠、水所居也。【練】（周官染人春暴練注）練其素而暴之。（急就篇注）煮縑而熟之也。【筑】狀如瑟而大，以竹擊之。【趾】山麓也。【錦繡谷】廬山有錦繡峯，其下有錦繡谷。【石門澗】馬耳峯下有大石，高數丈，中空，俗呼石門，其前有澗，曰石門澗。【虎谿月】即東林寺前慧遠道場遺址，曾有虎來聽經，故曰虎谿。【鏁峯】【殫】盡也。【簟】席也。【物至致知】言物在當前，自知領略也。【永遠宗雷輩十八人】（葉夢得白蓮社圖記）云：晉太原中，佛者道安，居太山，慧遠從之遊，後行其教於東南。至廬，因留不去。遠建東林寺，其兄慧永，亦建西林寺。與會者，相傳有佛馱耶舍、佛馱跋陀、羅竺、道生、慧持、慧叡、曇恆、道昺、遺敬、曇詵、皆浮屠。陶靖節、陶修靜、劉遺民、雷次宗、周續之、宗炳、張野、張銓，皆居士，合十八人。【白屋】賤者之室。【朱門】富貴之家。【簣】盛土竹器。【蹇剝】不得意也。【來佐江郡】元和十年，居易上疏請捕刺武元衡者。宰相惡之，會有摭公賞花及新井詩奏者，乃貶刺史。王涯復論其不當治郡，追改江州司馬。【郡守以優容撫我】（唐書本傳）遊廬山，或經時不歸，或逾月而返，郡守以朝貴遇之，不之責。【宂員】宂、散也。古者設官分職，有宂員，備使令。【元集虛】唐河內人，少好墳籍，仕爲協律郎，博通三教。以儒爲主。南遊，愛廬山之勝，結溪亭於東南五老峯下，自稱山人，不復出仕，與白居易、柳宗元、韓愈相友善。

竹似賢，何哉？竹本固，固以樹德，君子見其本，則思善建不拔者；立身，君子見其性，則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體道，君子見其心，則思應用虛受者；竹節貞，貞以立志，君子見其節，則思砥礪名行，夷險一致者。夫如是，故君子人多樹之爲庭實焉。

貞元十九年春、居易以拔萃選及第，授校書郎，始於長安求假居處，得常樂里故關相國私第之東亭而處之。明日，屢及於亭之東南隅，見叢竹於斯，枝葉殄瘁，無聲無色；詢乎關氏之老。則曰：『此相國之手植者。自相國捐館，他人假居，繇是筐篚者斬焉，籥者刈焉，刑餘之材，長無尋焉，數無百焉。又生其中，苯（奴祖切）蓪（本祥切）蒨蔚，有無竹之心焉。』居易惜其嘗經長者之賞，帶（歲）有凡草木雜人之目，翦棄若是，本性猶存。乃芟翳薈，除糞壤，疏其閉，封其下，不終日而畢。於是日出有清陰，風來有清聲；依依然，欣欣然，若有情於感遇也。

嗟乎！竹、植物也，於人何有哉？以其有似於賢，而人猶愛惜之，封植之；況其眞

賢者乎？然則竹之於草木，猶賢之於衆庶。嗚呼！竹不能自異，惟人異之；賢不能自異，惟用賢者異之。故作養竹記，書於亭之壁，以貽其後之居斯者，亦欲以聞於今之用賢者云。

一叢竹之培植，說得如許鄭重，將竹比賢，用以警醒當途，是文之有關係者。

【註釋】【庭實】左傳之庭實旅百，謂貢獻之物陳於庭。此云庭中種竹以實之。【貞元】唐德宗年號。【校書郎】官名，屬祕書省，掌校勘書籍。【長安】唐京都，今陝西長安縣。【關相國】期未滿而以試判授官者，謂之拔萃。【拔萃】唐制，選人關播，字務元，衢州汲人。德宗時，拜中書侍郎中書門下同平章事。貞元初，卒。【殄瘁】枯槁欲死之狀。【無聲無色】葉不密，故無聲。又不綠，故無色。【捐館】死也。（史記蘇秦傳）今奉陽君捐館舍。【筐篚者斬焉】言斬竹以編筐篚也。【箠帚者刈焉】箠帚，掃帚細竹也，言刈竹以製箠帚也。【刑餘】斬刈之餘也。【尋】八尺曰尋。【苯蓴蒼蔚】苯蓴，草叢生貌。蒼蔚，木興盛貌。

李白酒樓記

沈光 字總持，吳興人。咸通間進士，韋岫在閩，辟以爲從事。

雜記 李白酒樓記

有唐咸通辛巳歲正月壬午，吳興沈光過任城，題李白酒樓。

夫觸強者，靦（腆）緬（兗）而不發，乘險者帖茶（奴切結）而不進，潰毒者隱忍而不能就其鍼砭，搏猛者持疑而不能盡其膽勇；而復視其強者弱之，險者夷之，毒者甘之，猛者柔之，信乎酒之作於人也如是。

翰林李公太白，聰明才韻，至今爲天下唱首，業術匡救，天必賦之矣。致其君如古帝王，進其臣如古藥石，揮直刃以血其邪者，推義轂以輦其正者，豈憑酒而作也？憑酒而作者，强非眞勇。太白既以峭訐矯時之狀，不得大用，流斥齊魯，眼明耳聰，恐貽顛踣；故狎弄杯觴，沈溺麴蘗，耳一淫雅，目混黑白；或酒醒神健，視聽銳發，振筆著（入聲）紙，乃以聰明移於月露風雲，使之涓絜飛動；移於草木禽魚，使之妍茂軒騰；移於邊情閨思，使之壯氣激人，離情溢目；移於幽巖邃谷，使之遼歷物外，爽人精魄；移於車馬弓矢，悲憤酣歌，使之馳騁決發，如睨幽并，而失意放懷，盡見扇通焉。

嗚虖太白觸文之強，
蘧，是眞築其聰，
其聰，決其明，
收其逸才，萃於太白。至於齊魯，結構凌雲者有限。獨斯樓也，
蠹，雖樵兒牧豎；過亦指之曰：『李白常醉於此矣。』
中閒一段，最得太白心理，猶憶某有句云，
天强派作酒人耶？文之高騫，亦與此樓相稱。

【註釋】【咸通辛巳】唐懿宗咸通二年也。【任城】唐屬河南道兗州，今山東濟寧縣治。【靦緬】一作緬靦。（容齋四筆）中心有愧，見之顏面者，曰緬靦。【帖苶】退縮恐懼貌。【鍼砭】古治病之術也。（漢書藝文志）周度箴石。（註）箴、石謂砭石，即箴石也。古者攻病則有砭，今其術絕矣。（按）自觸强者至猛者柔之八句，皆言酒之作用。蓋酒爲興奮之劑，能易人之常性；故往往平時以爲不能者，酒後則易之；平時以爲不敢者，酒後則行之；然實憑酒而作，非其素也。文以起下文。【業術匡救二句】業、事業。術、學術。匡、正也。言天必付與白以匡救天下之事業與術也。【推義轂以輦其正者】言引進正人。【峭訐】猶言峭直。峭、謂性情孤僻。訐、直言也。【麴蘗】麴、酒母也。蘗、麪也。（禮禮運）禮之於人，猶酒之有蘗也。【涓絜】絜同潔，涓亦潔也。

【妍茂軒騰】妍茂、鮮妍茂盛也。軒騰、有翻翔天表之意。【遼歷】超越也。【睨】有俯視之意。【幽幷】即古冀州也，舜時始分爲二，今河北、山西及河南、黃河以北皆是。【築】（廣雅）刺也。【翳】掩也。【骨鯁】喻正直也。（荀子）君有忠臣，謂之骨鯁。【忠赤】猶言忠心赤膽。【凌雲】喻建築之高。

祖二疏圖記（漢書疏廣傳）

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宣帝時，爲太子太傅。兄子受，字公子，爲少傅。在位五歲，廣謂受，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遂上疏乞骸骨歸，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

王藹

字望之，太原人。水部員外郎華之子。

吳郡顧生，能寫物，筆下狀人風神情度，甚得其態。自江以東，譽爲神妙。有好事者，先賄以良金細帛，必避而不顧，設食精美，亦不爲之謝。乃張素座隅，前卽置酒一器。初沈岑思想望，搖首撼頤，忽飲十餘杯，揖主人曰：『酒興去聲相激，吾將勇於畫矣。』午未及夕，而數幅之上，有帳於京城之外。帳豈無意邪？何不醉我斗酒，乘其酣逸，當無愛惜。』

中有筵，筵中有犧（沙縛切）尊二，壺觴其觶，於前，樂有竽瑟，有笙鏞有缶有筑，有鼓而柷（引）若鼓手以合奏也。列坐皆冕帶盛服，有持筭（算）主事者，有捧罍（武粉切）就飲者，有觚（呼來切）而咍（求）而罍（賈）即倍犧壺之數，而樂師差（又茲）漢公卿祖二疏（跣）也。

主人久視而問曰：『東嚮而坐，即行客也；去國離羣，而容無慘恨，何爲妙？』曰：『二疏之去，乃知足也，非疾時也，非時之不禮也，非危於禍機也，非避於讒口也，非失於權利也，既辭勤於夙夜，而果其優游，故顏間無慘恨之色。』主人歎曰：『既不爲利易己之能，絜（同潔）也。嗜酒而混俗，何其高也？圖二疏以遺於時，勸也。求其能狀物之情者，孰有勝乎？』

前後如爲顧生作傳，畫之妙處，能得二疏之心，高絕妙絕，安得以酒人目之？

【註釋】【顧生】（酉陽雜俎）顧生，代宗時人。畫山水甚奇怪，先布絹於地，研調采色，使數十人吹角擊鼓喊叫。顧子著錦襖錦纏

頭，飲酒半醉，取墨汁寫絹上，次寫諸色，以大筆寫峯巒島嶼之狀，曲盡其妙。【素】絹素也。【撼頤】言搖動面頰也。【犧罇】罇同尊。（禮禮器）犧尊疏布。（疏）刻爲犧牛之形。【觥】酒器，容七升，以兕牛角爲之。【觥罰】觥、酒尊。罰、玉爵。【差於前】差、參差不齊也。【笙鏞】笙，樂器，古以瓠爲之。大鐘謂之鏞。見（爾雅。）【缶筑】缶、瓦器，擊之以節歌。筑，觧見前。【棬】小鼓在大鼓上，擊之以引樂也。（周禮）合奏鼓棬。【鼓手】手振動也。【籌】古計數之具，卽算。【憑軾】軾、車前橫木也。（左僖）君憑軾而觀之。【有目於騎句】目字作視字解。【吻】口邊也。【促襟】（釋名）襟、禁也，交於前，所以禁禦風寒也。（按）促襟者，追束其襟，使便行走耳。【優游】安樂貌。（左襄）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紀鳴鶴

林簡言

東渭橋，有賈古食於道者。其舍之庭，有槐焉，聳幹舒柯，布葉凝翠，若不與他槐等。其舍既陋，主人獨以槐爲飾。當乎夏日，則孕風貯涼，雖高臺大屋，諒無慚德；是以徂南走北，步者乘者，息肩於斯，亦忘舍之陋。

長慶元年、簡言去鄜，孚得息其下，觀主人德槐之意，亦高臺大室者也。泊二年去夏陽，則槐薪矣。屋既陋，槐且爲薪，遂進他舍，因問其故。曰：『某與鄰俱賈食者也。某以槐故，利兼於鄰。鄰有善作鴞鳴者，每伺脅晦，輒登樹鴞鳴；小若大，莫不懼然懼悚，以鬼物之在槐也，不日而至也。又私於巫者，俾於鬼語，槐不去，鴞不息。主人有母者且瘵，側介切慮禍及母，遂取巫者語，後亦以稀賓致困。』簡言曰：『假爲鴞鳴，滅樹殃家，甚於眞鴞，非聽之誤耶？然屈平謇九件切諤，岳非不利於楚也；靡況於切謨，非不利於漢也；樊豐一鴞鳴，而太尉死。求之於古，主人亦不爲甚愚。彼昏之愚，甚於主人，槐之受害，其小焉者耳！

【註釋】【東澗橋】在今陝西長安縣東北。【孕風貯涼】孕、含也。貯、藏也。【雖高臺大屋二句】言比之高臺大屋，槐足當之無愧。【徂】往也。【稅駕】（史記李斯傳）我未知所稅駕。稅駕、猶言解駕休息也。【長慶】唐穆宗年號。【鄜】唐州，治今陝西鄜縣。【觀主人二句】言主人感槐之德，不啻高堂大屋也。【夏陽】唐屬關內道同州，今陝西郃陽縣東。

【俾於鬼語】又囑巫者借鬼語以去穢也。【瘵】今之肺勞病也。【屈平四句】屈平事見盧照鄰釋疾文序懷沙註。謇諤、正直敢言也。三閭，楚官名，職掌王族屈、景、昭三姓。平嘗爲之。靳向，楚幸臣。嘗譖屈平而平因是被放。靳向一作靳尙，尙向古字通。【楊震四句】震字伯起，華陰人。東漢光武時，官太尉，爲佞人樊豐所譖，飲酖死。訐謨、大謀也。（詩大雅）訐謨定命。

箴銘

猩猩銘 并序

裴炎字子隆，聞喜人，寬厚有奇節，明經學，及第，拜中書令。武后廢中宗，炎固爭請歸政。后大怒，捕繫獄，坐流嶺南，卒。

酈道元水經注云：『武平封谿縣，有獸曰猩猩，獾袁形人面，顏容端正；學人語，若與交言，聞者無不欷歔；其肉食之窮年無厭，可以辟穀。』淮南子曰：『猩猩知往而不知來。』謂知人家往事，及祖父名位。阮汧卒云：『曾使封谿，見見邑人云：猩猩在山谷，行常有數百爲羣。里人以酒并糟設於路側；又愛著屐，里人織草爲屐，更相連結。猩猩見酒及屐，知里人設張，則知張者祖

先姓字，及呼名罵云：「奴欲張我，捨爾而去。」復自再三相謂曰：「試共嘗酒。」及飲其味，逮乎醉，因取屐而著之，乃爲人之所擒，皆檻中，隨其所欲而飲之。將烹，里人索其肥者，乃自推託，泣而遣之。左太沖吳都賦曰：「猩猩啼而就烹。」里人以飴封谿令；曰：「何物？酒，兼之以屐，可以就擒爾。」西國胡人，取其血染毳（脆）罽，（切居例）曰：「二升。」果刺其血問之。爾與我幾許？」猩猩曰：「二升。」果斗；弗如此，未肯頓輸。」

張薦孝廉好古之士，於笥中出此圖相示賓客，客覽之，曰：「悲哉此獸！何其愚也。」有僧去塵在座，謂諸賓客曰：「彼、獸也，夫何足云？竊見人而似之，曾無悟矣。」四座引而問之；曰：「夫財、色、名、利、溺人也，曷若猩猩好酒乎；爵賞祿位羈人也，曷若猩猩愛屐乎；推肥乎；饕（滔）餮（鐵）致禍，飾辭蘊利生孽，死而無悔者，曷若猩猩含血乎！子奚獨悲此？」諸賓矍（居縛）

切

然改容而歎曰：『大哉高人之言也！豈趨世利汨沒名務者之所聞乎？敬篆斯言，以爲座右銘。』

其銘曰：爾形惟猨，爾面惟人；言不忝面，智不踰身；淮陰佐漢，李斯相秦；曷若箕山，以全吾眞？

人死猩猩，猩猩實自死耳。世之汨沒名利者，有不蹈猩猩之覆轍耶？

【註釋】【酈道元水經注】（北史本傳）道元，字善長，好學，歷覽奇書，撰注水經四十卷。【猨】猴屬。（玉篇）猨似獮猴而大。【欷歔】悲泣貌。【辟穀】（史記留侯世家）乃學辟穀，道引輕身，謂辟除穀食以求仙也。【武平封谿縣】封谿縣，南北朝時，屬交州武平郡，約在今安南國境。【淮南子】漢淮南王劉安著。內篇論道，二十一卷；外篇雜論，三十三卷。【設張】（周禮秋官冥氏）掌設弧張。（按）羅取鳥獸曰張。【左太沖三都賦】（晉書）左思，字太沖，齊國人。少博覽文史，欲作三都賦，乃詣著作郎張載，訪岷邛之事，遂構思十稔。張華見而咨嗟，都邑豪貴，競相傳寫。三都者，劉備都益州，號蜀；孫權都建業，號吳；曹操都鄴，號魏。【毳罽】毳，獸細毛也，罽爲毳所成，若今所用毛氈。【黯】黑也。【饕餮】貪財爲饕，貪食爲餮。【覬】冀望也。【蘊利生孽】左傳昭十年句。（注）蘊，畜也。孽，妖害也。【矍】左右驚顧貌。【篆】篆書也。（法書考）篆者，傳也，傳共物理，施諸無窮。此作書寫解。【淮陰佐漢】韓信，淮陰人。漢高祖定天下，皆賴其力，以功封楚王，後貶淮陰侯，爲呂后所殺。【李斯相秦】李斯相秦始皇，併吞六國。二世時，爲趙高所害，夷三族。【箕山】（古史考）許由隱箕山，恬泊養性，無欲於世。堯禮遇之，終不肯就。

時規 元結

此亦警勉之旨，合於軌法，故曰規。例自唐人創之。

乾元己亥，漫叟待詔在長安，時中行公掌制在中書。中書有醇酒，時得一醉，中行公聞之，歎曰：『子何思不盡邪？何不曰：願窮天下鳥獸蟲魚，以充殺者之心；願窮天下之醇酎（宵）美色，以充欲者之心。』

君臣父子兄弟之爭國者，使人民免賊虐殘酷者乎？何不曰：願得布帛錢貨珍寶之物，溢於王者府藏，（去聲）滿將相權勢之家，使人民免飢寒勞苦者乎？』

叟聞公言，退而書之，授於學者，用爲時規。

元類至盡，塡不滿的許多坑陷；乃知老子知足，爲大解脫。

【註釋】【乾元】唐肅宗年號。【漫叟】元自稱。【待詔】官名。漢時四方上書者，咸待詔公車。唐時翰林院爲待詔之所，凡

箴銘　時規　出規

文詞經學之士，下至卜醫技術之流，皆直於別院以備宴見。玄宗置翰林待詔，以張說等爲之，掌四方表疏批答應制文章，待詔始爲名號。【中書】官名。唐置中書省，中書令二員，凡制書之屬，皆其施行。【醇酎】醇，厚酒也。酎，今之雙套酒也。【誕】大言也。【九州】禹平洪水，分天下爲九州。九州者，雍、梁、荆、豫、徐、揚、青、兗、冀也。

出規

元子門人叔將，出遊三年；及還，元子問之曰：『爾去我久矣，何以異乎？』叔將諾曰：『叔將始自山中至長安，見輔權貴之盛，心憤然切悔比年於空山窮谷，與夫子甘飢寒，愛水木而已。不數月，自王公大人卿相近臣之門，無不至者。及一年，有向與歡宴過之可弔；有始賀拜侯，已聞就誅。豈不裂封疆土未識；豈無印綬，懷之未暖？其客得祿位者隨死，得金玉者皆拏，參遊讌者，或刑或免。叔將之身，如犬逃者五六，似鼠藏者八九。當其時，環望天地，如置在杯斗之中。』

元結

元子聞之，歎曰：『叔將，汝何思而爲乎？汝若思爲社稷之臣，則非正直不進，非忠讜不言，雖手足斧鉞，口能出聲，猶極忠言，與氣偕絕；汝若思爲祿位之臣，猶當避赫赫之路，晦顯顯之機，如下廐粟馬，歩歩齒食而已。汝忽然望權勢而往，自致身於刑禍之方，得筋骨載肉而歸，幸也大矣！二三子以叔將爲戒乎！』

得喪窮通，一場春夢，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叔將差足以語此。

【註釋】【權貴】朝中位尊者。（齊書王秀之傳）三世不事權貴，時人稱之。【比年】頻年也。【裂封】裂土地而封諸侯也。【孥】（書甘誓）予則孥戮汝。（註）罪及其子也。【讜】（說文）直言也。【祿位之臣】尸位食祿之臣。【避赫赫之路】言以保祿位爲主義，則當棄大官而就小秩，如下廐之馬，徒知食粟而已。

頌贊

二孝贊 并序

靈武二孝，曰侯知道，程俱羅：

登齊魯之境，所見戎馬旃裘，參於夷狄；而能生養以孝，沒奉以哀，穿壙起墳，出於身力，鄉人助之者，哭而反之，廬於冢次，號（平聲）泣無節，侯氏七年矣，程氏三年矣。根於天性，陶我孝理。其至乎山夜寂；人煙四絕，虎豹與鄰；擁墳椎心朽，皮枯節攣；（切閒員）草木先秋而凋落，景氣不時而凝閉；殊鳥異獸，助之悲號。萬物有極，此哀無窮。大哉二子，能以孝終始乎！語曰：『孝如曾參，不忍離其親。』生既不忍離，歿忍離之哉？二子之孝，過於曾氏矣。

昔吳起忍與母盟，陳湯忍匿父喪；起謀復楚霸而戮死，湯功釋漢恥而囚廢；神道昭昭，若何無報？九州之衆，誰非人子？踐霜露者，聞風永懷。士有感一諾一顧，猶或與之死生；嘉一草一木，猶或爲之歌詠；而況百行（去聲）之宗，終天之慼乎？

華奉使朔陲，欲親往弔焉，屬河淩絕渡，願言不果，憑軾隔川，寄聲二孝。

其文曰：厥初生人，有君有親；孝於親者爲子，忠於君者爲臣。兆自天命，降成人倫；背死不義，忘生不仁。愚及知就，爲之禮文；禮文不能節其哀，繄道德之元純。至哉侯氏！創鉅病殷，手足胼胝，成此高墳；蔬果爲奠，茅蒲爲茵；其奉也敬，其生也貧。大漠黃沙，空山白雲；柏庭既夕，松路未晨；寇戎接境，豺狼成羣；夜黑颷（標）動，如臨鬼神，哭無常聲，迴徹蒼旻。風雨漂搖，支體鱗皴，七倫切色慘蒨蒿，聲酸棘薪；苴（蛆）斬三年，爾獨終身。邑子程生，其哀也均，顧後絕配，瞻前無鄰。冬十一月，河水塞津；吾將弔之，其路無因；寄誠斯文，揮涕河濱。

二孝根乎天性，出自鄉愚，尤爲難得。不知冠帶之倫，章縫之子，聞之滋愧否？

【註釋】【靈武】唐屬關內道靈州，今寧夏靈武縣西北。文化發達之地，故此文云云。【旂裘】夷狄之服。（史記匈奴傳）披旂裘。（按）旂通氈。【韶夏】韶，虞舜樂也。夏，禹樂名。【齊魯】春秋戰國時，齊魯最爲

頌贊　二孝贊

雜處也。【壙】墓穴也。【冢】高墳也。(廣韻)正也，化也。【漠】北方流沙也。【椎膺】椎、擊也。膺、胸也。人當悲痛之極，往往如此。【攣】拘牽不活動也。【草木二句】言天地亦感其哀，而成愁慘狀也。【曾參】孔子弟子名，即曾子也，以孝聞。【吳起】起暮年相楚悼王。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起攝於難。餘詳元結辭容州表。【陳湯】字子公，元帝時舉茂材待遷，父死不奔喪。建昭三年，與甘延壽出西域，破郅支，斬單于首及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級。成帝初，以罪下獄。【踐霜露】(禮祭義)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按)謂孝子感時念親。【百行之宗】孝冠百行。【朔陲】朔、北也。陲、邊疆也。【凌】積之喪，雖斬衰有期，而悲痛之懷，則永終此世。(宋庠代李副樞乞終喪表)有槨閔終天云云。【感】憂也。【終天】父母冰也。【憑軾】古者乘車必正立，有所敬，則俯而憑之。【惇史】(禮內則)有善，則記之爲惇史。(按)惇，厚也，記善言以爲衆人法則，故曰惇史。【愚及四句】言忠孝根於天性，愚者不期然而然，知者則因之而爲禮文。二孝不知禮文，禮文亦不足以節其哀，眞純乎道德者也。(按)及，至也。就，因也。緊發語辭。【創鉅病殷】創、傷也。鉅、大也。殷、盛也。【胼胝】皮厚生繭也。【柏庭松路】謂墳墓之地。【迴徹蒼旻】蒼旻，天也。迴、言哭聲之迴旋。徹、徧也。【飇】暴風也。【淵】深也。【我蒿】(詩小雅)蓼蓼者莪，匪莪伊蒿。(按)蓼莪，孝子不得終養而作也。【苴斬】苴、麻也。斬、斬衰之服也。以粗麻布爲衣而不縫下邊曰斬衰。【棘薪】(詩邶風)凱風自南，吹彼棘薪。(詩小序)凱風，美孝子也。【鱗皴】皴、皮細起也。

齊景有嬖，曰梁邱子。同君不爭，古號媚士；君悲亦悲，君喜亦喜。曷賢不讚？卒相，梁邱不毀；恣其爲政，政實允理。時覩晏子食，寡肉缺味，憂其不飽，告君使賜，中心樂焉，國用不墜。後之嬖君，罕或師是：導君以訣，聞正則忌，讒賢協惡，民蠹國圮。否

嗚呼！豈惟賢不逮古，嬖亦莫類。梁邱可思；又況晏氏。激讚梁邱，心焉孔瘁。

柳宗元

【註釋】【嬖】君之寵幸人也。【梁邱據】齊景之幸臣。君可亦可，君否亦否，所謂同君不爭者也。言媚士乃余所仇，今激讚之，自有道也。【允理】言平允治理也。【時覩晏子食四句】（晏子春秋）晏子相齊三年，政平民說。梁邱據見晏子中食而肉不足，以告景公。且日，割地將封，晏子辭不受。【圮】毀也。【孔瘁】孔，甚也。瘁，勞也，病也。

辭賦

阿房宮賦

宮在陝西長安縣西北，秦惠文王築而未成。始皇廣其宮地，恢三百餘里，閣道通驪山。

杜牧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二川溶溶，流入宮牆。

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莫半切）迴，簷牙高啄；各抱地勢，鉤心鬬角。盤盤焉，囷囷（君）焉，蜂房水渦（戈），矗不知其幾千萬落？長橋臥波，未雲何龍；複道行空，不霽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東。歌臺暖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凄凄；一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妃嬪媵嬙（牆），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於秦，朝歌夜絃，爲秦宮人：明星熒熒，開粧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烟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轆轤（鹿）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

容，盡態極妍，縵立遠視，而望幸焉。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燕趙之
營，齊楚之精英，幾世幾年，取掠其人，倚疊如山；一旦不能有，輸來
銷
玉石，金塊珠礫，歷棄擲邐里迤，以秦人視之，亦不甚惜。
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
鉄，殊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
頭磷磷，多於在庚勇切圭之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
之城郭；管絃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
驕固。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巨可憐焦土。嗚呼！滅六國者，六國
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愛六
世可至萬世而爲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
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前半形容處，極點染風華之致；入後議論激昂，慨當以慷，鑒古戒今，猶是罪言

本旨。

【註釋】【六王畢】燕、趙、韓、魏、齊、楚六國，皆亡於秦。【隔離天日】此極言宮殿之深邃，不見天日也。【驪山】在陝西臨潼縣東南。由驪山北麓，建築伊始，曲折而西，直至咸陽爲止。【二川溶溶】二川：渭川、樊川也。溶溶，安流貌。【廊腰縵迴二句】此言廊之曲折，簷之尖聳也。縵有緩義。啄、鳥食狀。【盤盤囷囷】如盛物之盤，置米之囷，盤不一盤，囷不一囷，呼起下二句。【蜂房水渦】渦、旋流也。蜂房承囷囷句，水渦承盤盤句。【矗】高聳也。【落】簷滴也。【複道】宮中架木爲複道而朱碧之，其象若虹也。【歌臺暖響二句】指宮妃之寵幸者言。【舞殿冷袖二句】指望幸不得者言。【樓殿】指六國言。【嫕嫕】光也。【轆轆】車聲。【縵立】耐守之意。【遠視】望之久也。【幸】天子所至處爲幸。【三十六年】始皇在位三十六年，彼望幸者，固終身不得見也。【蜀山兀】兀、高而上平也。蜀山產材木，今已斬伐殆盡，故山亦覺其平也。【隔離天日】此極言宮殿之深邃，不見天日也。【驪山】在陝西臨潼縣東南。由驪山北麓，建築伊始，曲折而西，直至咸陽爲止。【二川溶溶】二川：渭川、樊川也。溶溶、安流貌。【廊腰縵迴二句】此言廊之曲折，簷之尖聳也。縵有緩義。啄、鳥食狀。【盤盤囷囷】如盛物之盤，置米之囷，盤不一盤，囷不一囷，呼起下二句。【蜂房水渦】渦、旋流也。蜂房承囷囷句，水渦承盤盤句。【矗】高聳也。【落】簷滴也。【複道】宮中架木爲複道而朱碧之，其象若虹也。【歌臺暖響二句】指宮妃之寵幸者言。【舞殿冷袖二句】指望幸不得者言。【樓殿】指六國言。【嫕嫕】光也。【轆轆】車聲。【縵立】耐守之意。【遠視】望之久也。【幸】天子所至處爲幸。【三十六年】始皇在位三十六年，彼望幸者，固終身不得見也。【蜀山兀】兀、高而上平也。蜀山產材木，今已斬伐殆盡，故山亦覺其平也。【隔離天日】此極言宮殿之深邃，不見天日也。【驪山】在陝西臨潼縣東南。由驪山北麓，建築伊始，曲折而西，直至咸陽爲止。【二川溶溶】二川：渭川、樊川也。溶溶、安流貌。【廊腰縵迴二句】此言廊之曲折，簷之尖聳也。縵有緩義。啄、鳥食狀。【盤盤囷囷】如盛物之盤，置米之囷，盤不一盤，囷不一囷，呼起下二句。【蜂房水渦】渦、旋流也。蜂房承囷囷句，水渦承盤盤句。【矗】高聳也。【落】簷滴也。【複道】宮中架木爲複道而朱碧之，其象若虹也。【歌臺暖響二句】指宮妃之寵幸者言。【舞殿冷袖二句】指望幸不得者言。【樓殿】指六國言。【嫕嫕】光也。【轆轆】車聲。【縵立】耐守之意。【遠視】望之久也。【幸】天子所至處爲幸。【三十六年】始皇在位三十六年，彼望幸者，固終身不得見也。【鼎鐺玉石二句】鐺、釜屬，謂視鼎如鐺，玉如石，金如土塊，珠如瓦礫也。礫、小石也。【遷迤】旁行連延貌，此言棄擲之連延也。【磷磷】如石之森立也。【廆廆】車聲。【取掠其人】言六國之珍寶，亦自剽掠來

哀祭

弔古戰場文

李華

浩浩乎，平沙無垠，（銀）夐（窮）不見人。河水縈帶，羣山糾紛；黯兮慘悴，風悲日曛；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鋌（挺）亡羣。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常覆（複）三軍，往往鬼哭，天陰則聞。』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代歟！

吾聞夫齊魏徭（遙）戍，荊韓召募；萬里奔走，連年暴（入聲）露；沙草晨牧，河冰夜渡；地闊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刃，腷（偪）臆（益）誰訴！秦漢而還，多事四夷；中州耗斁，（妬）無世無之。古稱戎夏，不抗王師。文教失宣，武臣用奇。奇兵有異於仁義，王道迂闊而莫爲！

嗚呼！噫嘻。吾想夫北風振漠，胡兵伺便；主將驕敵，期門受戰：組練；法重心駭，威尊命賤；利鏃（作木切）穿骨，驚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聲析江河，勢崩雷電。至若窮陰凝閉，凜（廩列）冽海隅，積雪沒脛，堅冰在鬚；跼蹐；繒（增）纊（曠）無溫，墮指裂膚。當此苦寒，天假強胡，憑陵殺氣，以（莊持切）重，橫攻士卒；都尉新降，將軍復沒；屍塡巨港之岸，血滿長城之窟；無貴無賤，同爲枯骨，可勝言哉！鼓衰兮力盡，矢竭兮絃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蹙兮生死決；降矣哉、終身夷狄，戰矣哉、骨暴沙礫；鳥無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魂魄結兮天沈沈，鬼神聚兮雲冪冪，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傷心慘目，有如是耶！

吾聞之：牧用趙卒，大破林胡，開地千里，遁逃匈奴。漢傾天下之財殫力痛，（鋪）任人而已，其在多乎？周逐玁（險）狁（尹），北至太原，既城朔方，全師而還，樂且閑，穆穆棣棣，君臣之間。秦起長城，竟海爲關，荼毒生靈，萬里朱殷。（於閑切）漢擊匈奴，（旋）飲至策勳，和

匈奴，雖得陰山，枕骸遍野，功不補患。（平聲）

蒼蒼蒸民：誰無父母！提攜捧貢，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悄悄（淵去聲）心目，寢寐見之，布奠傾觴，哭望天涯。天地爲愁，草木凄悲。弔祭不至，精魂何依！必有凶年，人其流離。

嗚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如斯。爲之奈何，守（狩）在四夷！

一將功成萬骨枯，詞旨悽惻，音節悲涼，爲千古贖武者作當頭棒喝。

【註釋】【浩浩】廣大貌。【垠】際也。【夐】遠也。【縈帶】言縈繞如帶也。【糾紛】雜亂也。【曛】日無光也。【鋌】疾走貌。【亭長】古者十里一亭，亭有長，主行客停留頓宿者。【徭戍】徭、役也。戍、守也。【腷臆】抑鬱之甚，氣不得泄也。【耗斁】耗、損也。斁、敗也。【戎夏不抗王師】言天子之師，有征無戰。爲戎爲夏，均不敢抗拒也。【奇兵】（兵法）曰，出奇制勝。【迂闊】（史記孟子傳）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按）迂、曲也。闊、遠也。【組練】組、組甲，漆成組文。練、練袍，皆戰衣也。川迴云者，沿岸皆帶甲士也。沙漠之地。伺、偵候也。北風振漠之時，匈奴草長馬肥，伺有所便，往往入寇。【主將驕敵】（史記項羽本紀）項梁曰：『將驕而卒惰者敗。』【期門】（西都賦）期門佽飛。今之禁衛軍也。【北風振漠二句】漠，

【鏃】箭頭也。【搏】擊也。【凜冽】寒也。【休巢】休於巢中不出也。【踟躕】不進貌。【縉繽】縉、帛也。繽、綿也。此言兵士之所衣者。【徑】直也。【輜重】輜、衣車。重、謂載重。一切行軍所需，悉以此車載之也。【都尉】官名，漢時不盡屬武官。至三國時，則專屬武官，如建忠都尉，揚武都尉之類。【長城】戰國時，燕、趙、秦三國，各因北邊山險築長城以備胡，秦始皇滅六國，乃首尾聯綴之，起臨洮，迄遼東。【窟】穴也。【蹙】接近也。【浙浙】風聲也。【沈沈】昏暗也。【羃羃】覆也。【牧用趙卒四句】（史記李牧傳）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雁門，備匈奴，約戰士寇入毋戰，但退守，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戰。於是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破東胡，降林胡。（按）林胡等，均匈奴種名。襜、處占切，襤音藍。【漢傾天下二句】指漢武帝也。武帝窮兵黷武，勞師糜餉，卒至天下騷然，財力交困，殫、盡也。痡、病也。【周逐玁狁四句】玁狁，即秦漢時匈奴也。（詩小雅六月篇）薄伐玁狁，至於太原，咏周宣王出征也。太原，今山西太原縣。（又出車篇）天子命我，城彼朔方。【飲至策勳四句】飲至，言功成而歸，勞以飲食也。策勳，謂書其功勳於策也。穆穆，容止美盛也。棣棣，閑習貌。【竟海爲關】海，指渤海，盡海之岸而設關逸。【荼毒】（書湯誥）弗忍荼毒。（傳）荼，苦也。（按）本苦菜名。【朱殷】殷、赤黑色。（左成）左輪朱殷。（杜注）血色久則殷。【陰山】在綏遠省，橫障漠北，起寧夏賀蘭山，當河套北亙烏喇特歸化城之境，蜿蜒而東，隨地易名，蓋數千里，地學家謂之陰山山脈。【枕骸】謂屍骸相枕藉也。【蒼蒼蒸民】（書益稷）至於海隅蒼生。（傳）蒼蒼然生草木。蒸民，衆民也。【睄睄】側目相視貌。【必有凶年】（老子）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守在四夷】（左昭）沈尹戌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言王者有德，四夷各爲天子守土，則無戰事矣。

歐陽生哀辭

歐陽生名詹，見李貽孫歐陽詹文集序。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已上，皆爲閩越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民，通文上初，故宰相常衮，爲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臨莅其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衮親與之爲客主之禮，觀遊宴饗，必召與之；時未幾，皆化翕然。詹於時獨秀出，衮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縣由同詹始。

建中貞元間，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聞詹名閭巷間。南也久。貞元三年、余年十九，始至京師，舉進士，聞詹名尤甚；八年春，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後詹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久者，唯詹歸閩中

詹之稱於江

時爲然；其他時，與詹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合必兩忘其所趨，久然後去，故余與詹相知爲深。

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嶷（逆）然，其燕私善謔以和，其文章切深喜往復，善自道（去聲），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正於京師；詹爲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爲博士；會監有獄，不果上。觀（上聲）其心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爲之也。嗚呼！詹今其死矣。

詹、閩越人也，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爲行信於友朋；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翺既爲之傳；故作哀辭以舒余哀，以傳於後，以遺其父母而解其悲哀，以卒詹志云。

求仕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則既獲兮祿實不豐以志爲養兮，何有牛羊？事實既修兮，名譽又光；父母欣欣兮，常若在傍。命雖云短兮，其存者長；終要必死兮，願不永傷。友朋視疾兮，藥物甚良；飲食孔時兮，所欲無妨，壽命不齊兮，人道之常。在側與遠兮，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魂魄流行，祀祭則及兮，勿謂不通。哭泣無益兮，抑哀自强；推生知死兮，以慰孝誠。嗚呼哀哉兮！是亦難忘。

百行莫先於孝。詹之親在遠遊，已非菽水承歡之義。文推本於顯親揚名，以志養志一語，揭竭力表章，始將違養就官一節，粉飾過去。是文之極意經營最難著筆處，讀者不可不知。

【註釋】【常袞】京兆人。建中初，爲福建觀察使。【嶷然】嶷、識也。（詩大雅）克岐克嶷，（箋）其貌嶷嶷然有所識別也。【合則兩忘其所趨】言文之切深，而又說理詳盡也。【切深喜往復】言文之切深，而又說理詳盡也。【徐州從事】時愈爲徐州節度推官。【朝正】朝覲曰朝正，謂朝而受其政教也。（左文）昔諸侯朝正於王。【監有獄】監、即國子監也。（新唐書陽城傳）城以諫阻裴延齡爲相，得罪德宗，由諫官下遷國子司業。生徒斤斤，皆有法度。薛約者，狂而直，言事得罪，謫連州。吏捕迹得之城家，城坐吏於門，引約飲食訖，步至都外與別。帝惡城黨有罪，出爲道州刺史，太學諸生何蕃等二百人，頓首闕下，請留城，爲吏遮抑，不得上。

祭十二郎文

十二郎名老成，公兄韓介之子，韓會之繼子也。建中初，公從會喪歸葬河陽，遭中原亂，與老成避地江南。

至貞元十九年，老成卒。

（按）文云監有獄，當指此事。【有得於是】指祿位言。

年月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

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戶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歿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嘗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

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於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於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吾與汝俱少年，以爲雖暫相別，終當久相與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

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彊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旦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彊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非其眞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彊者而夭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爲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眞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爲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

而天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吾自今年來，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而滅沒耶？以此而望其存，其可保，如此孩提者，又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五歲；少而彊者不可冀其成立邪？嗚呼哀哉！

汝去年書云：『比得輭脚病，往而劇。』吾曰：『是疾也，之。』未始以爲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致斯乎？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當言月日。東野與吾書，乃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

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待終喪，則待終喪。吾力能改葬，終

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

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能撫汝以盡哀；斂不憑其棺，窆（貶去聲）不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爲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以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

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哀哉！尚饗。

至情至文，一字一淚，祭文中千年絕調也。

【註釋】【建中】疑是僕名。【時羞】及時之肴饌也。【怙】恃也。（詩小雅）無父何怙。【昆兄嫂】兄，韓會。嫂，鄭氏，即十二郎之繼父母。【兄歿南方】大曆丁二年五月，起居舍人韓會，坐宰相元載黨，貶韶州刺史，尋卒。【就食江南】建中二年，中原多故，公避地江左，家於宣州。宣州，今安徽宣城縣。【河陽】春秋地名，今河南孟縣，有河陽故城。【三兄】（按）公年譜只有二

祭柳子厚文

韓　愈

嗟子厚，而至然耶？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死，如夢一覺，（教）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惟。凡物之生，不願爲材，犧尊青黃，乃木之災。子之中葉，天脫羈（執）羈，玉珮瓊琚，（居）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

兄，長名會，次名介。三字恐誤。【始來京城】貞元二年，公自宣州遊京師。【董丞相】貞元十三年，董晉帥汴州。【孥】妻子也。【佐戎徐州】武寧節度使張建封，辟公爲徐州節度推官。【罷去】十六年五月，張建封卒，公西歸洛陽。【東西】東指徐州，西指河陽。【孟東野】孟郊字東野，性孤僻寡合，韓愈引爲忘形之交。鄭餘慶、鎮興元，奏爲從事，辟書下而卒。【耿關】家人名。【輿脚病】病時脚輿浮腫。江南卑溼地，常有此病。【進士第】公子昶，長慶四年，登進士第。【吾之子】公子昶，長慶四年，登進士第。【不知當言月日】言耿蘭之報，所以無月日者，由其不知報告書之體，當具月日以報也。【兆】墓地。【窆】下棺也。【頃】田百畝爲頃。【汝之子】老成二子：曰湘，曰滂。【伊潁】伊水出河南盧氏縣東南悶頓嶺，潁水出河南登封縣西境潁谷。伊潁之上，公之故鄉也。【滂以季子出繼，湘登長慶三年進士第】滂以季子出繼，湘登長慶三年

紀？子之自著，表表愈偉，不善去聲爲斲，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羣飛刺天。

嗟嗟子厚！今也則亡。臨絕之音，何琅琅？偏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予，亦託以死。凡今也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寧敢遺墮？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矢心以辭。

推服之摯，痛惜之深，付託之重，一一揭出，想見韓柳交情。

【註釋】【觀】夢醒也。【犧尊青黃】犧，牛之色純曰犧。犧尊、酒尊也，刻以犧牛之形。青黃、謂飾以青黃，言木之材者爲犧尊，【罽羈】罽、絆馬足者也。羈、絡馬首者也。【玉珮瓊琚】喻其文之珍貴也。【不善二句】喻善爲文者，不能乘時有爲也。此四句，即起下四句。【掌帝之制】（唐書韓愈傳）愈既才高數黜官，乃正乃木之災也。【巧匠二句】喻不善爲文之流弊。【羣飛刺天】羣飛、喻羣小。刺天、喻其位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史館修撰，轉考功知制誥。（按）知制誥，官名，專掌內命，典司綸誥，故愈云然。【一斥不復】子厚以坐王叔文黨，貶邵州刺史，不半道，貶永州司馬，後徙柳州刺史，竟卒於柳州。【臨絕之音】指遺囑也。【琅琅】如金玉聲也。【不鄙謂予二句】不以予爲鄙，而亦託以死後高也，小人道長之意。【臨絕之音】指遺囑也。【琅琅】如金玉聲也。【不鄙謂予二句】不以予爲鄙，而亦託以死後之事也。

祭田橫墓文

韓愈

田橫，臨淄人，本齊王田氏族。韓信既破齊王廣，橫遂自立爲齊王。漢滅項羽，橫與其徒屬五百人，亡入海，島中。高祖使人招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舉兵加誅。橫因與二客詣洛陽，未至三十里，曰，始與漢南面，今奈何北面事之？遂自殺。橫既葬，二客皆自殺。餘五百人，在海中聞橫之死，亦皆自殺，人多哀之。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感橫義高能得士，因取酒以祭，爲文而弔之。

其辭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爲使余歔欷而不可禁！余既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爲？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鉅？抑所寶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昔鬬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踽陳辭而薦酒；魂髣髴而來

享！

讀聲平

節短韻長。中間數語，無人道過；田氏有知，何辭以對？

【註釋】【貞元】唐德宗年號。【曠】隔也。【鋂】鋒也。【閭里】里名，在山東曲阜縣城中。【昧】明也。

祭小姪女寄寄文

李商隱

正月二十五日，伯伯以果子弄物，招送寄寄體魄，歸大塋之旁。

哀哉！爾生四年，方復本族，既復數月，奄然歸無。於鞠育而未深，結悲傷而何極！

哀哉！爾生之來也何故，去也何緣？念當稚戲之辰，孰測死生之位？時吾赴調京下，移家關中，事故紛綸，光陰遷貿，寄瘞一切計爾骨，五年於茲。白草枯萎，該荒塗古陌；朝飢誰飽？夜渴誰憐？爾之栖栖，我有罪矣。今吾仲姊，返葬有期，遂遷爾靈，來復先域，平原卜穴，刊石書銘；明知過禮之文，何忍深情所屬。自爾沒後，姪輩數人，竹馬玉環，繡

禮（處占切）文褓；堂前階下，日裏風中；弄藥爭花，紛吾左右。獨爾精誠，不知何之？況吾別娶已來，嗣緒未立，猶子之誼，倍切他人；念往撫存，五情空熱。嗚呼！滎水之上，檀山之側。汝乃曾乃祖，松檟（賈）森行；（杭）伯姑仲姑，冢墳相接。汝來往於此，勿怖勿驚！華綵衣裳，甘香飲食，汝來受此，無少無多。汝伯祭汝，汝父哭汝。哀哀寄寄！宛轉說來，情文相生。後來震川之作，大半脫胎於此。

【註釋】【爾生二句】寄寄在襁褓中，當是寄養人家，故云。【奠地】【鞠育】養也。【孰知死生之位】言當幼時，死生安能預料。位，猶地也。【赴調京下】（按）文宗開成二年，商隱擢進士第，調弘農尉，移家當在開成四年。見（玉谿生年譜。）弘農，漢郡名，今河南洛陽以西，至陝縣；又舊南陽府西境，及陝西商縣皆是。【奄】忽也。【大塋】塋、墓也，葬地也。大塋、謂其祖先所葬之地。【貿】易也。【瘞】埋也。【荄】草根也。【栖栖】猶言皇皇，不安之貌。（論語）丘何爲是栖栖者與。【五情】猶言五內五中。五者、心肝脾肺腎也。【玉環】兒童玩物。【禮】襁也。【文褓】褓之有文采者。【竹馬】以竹爲馬，兒時之戲。（晉書殷浩傳）桓溫語人曰：『少時吾與浩共騎竹馬。』【滎水】即滎澤湖，今河南滎澤縣境。【檀山】在今河南滎陽縣西，山多檀木，故名。【松檟森行】松檟已森森然成行也。檟，即楸也。

奠陸龜蒙文

吳融

字子華，越州山陰人。龍紀初進士，官至戶部侍郎，著唐英集三卷。

大風吹海，海波淪漣，涵爲子文，無隅無邊。長松倚雪，枯枝半折，挺爲子文，直上（上聲）顚絕。風下霜晴，寒鐘自聲，發爲子文，鏗鏘杳清。武陵深閟，川長晝白，間（去聲）爲子文，渺茫岑寂，豕突禽狂，其來莫當，雲沈鳥沒，其去倏忽；膩若凝脂，輭於無骨；霏漠漠，澹涓涓，春融冶，秋鮮妍；觸卽碎，潭下月，拭不滅，玉上烟。百餘言耳，浩瀚之氣，奇偉之致，溢於字裏行間。起處突兀，收處卻有餘不盡，於祭文中，亦別開一境。

【註釋】【淪漣】水波上下迴旋貌。【涵】涵蓋也。【隅】角也。【鏗鏘】金石聲。【杳】深廣貌。【武陵】在今湖南常德縣，卽桃花源所在處也。（按）陸爲長興人，居松江，與武陵不涉，文引之者，特以狀其文境耳。【閟】靜也。【間爲子文】（按）間或訓爲與，或訓爲廁，是可作爲參與解，言參與其筆端，故文境與之相似。【霏漠漠】霏，雨雪貌。（詩邶風）雨雪其霏。漠漠、

布列貌，(陸機詩)街巷紛漠漠。

靈流動。【觸卽碎四句】謂其人雖如潭下月影，倏已化去，而其文終如玉上之煙，不能拭滅也。

【潾涓涓】潾、水搖動貌，涓涓、小流也。(家語金人銘)涓涓不壅，終爲江河。(按)二句狀其文之空

唐文評註讀本卷二終

中華民國玖參年壹月卅日　購買

民國92年度
教育部補助

民國廿五年八月發行
民國三十年一月四版

有著作權
不准翻印

國文學精華
唐文評註讀本
◎
實價國幣一元一角
（郵運匯費另加）
（全二冊）

輯注者　中華書局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印刷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總發行處　昆明　上海　澳門　路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發行所
（一〇五八四）

國家圖書館
002573136

註冊商標